光緒江西通志

江西通志卷七十五

建置略四

壇廟三

吉安府

社稷壇在城西南甘泉門外舊在門內宋元祐八年郡守朱𤦺遷今所明洪武七年知府王汝霖建謝志

先農壇在西峯寺左

國朝雍正四年知府鄭𡡉建謝志府志

神祇壇在城西南明洪武七年知府王汝霖建府志

厲壇在城北二里明洪武七年知府王汝霖建謝志府志

關帝廟在南門外舊爲商民公建

國朝乾隆十九年知縣周作哲倡修一在治南五里站前

明萬歷閒知府余之楨建

國朝康熙三十二年知府羅京拓廟右基地乾隆三十九年知府盧崧重修咸豐六年俱燬於寇十年知縣姚體備移建城內石陽書院右謝志府志縣志

文昌廟在府學明倫堂左府志

城隍廟在城西一里城隍岡宋建紹興閒賜額靈護廟明曾皋重修

國朝雍正三年知府吳銓重建咸豐六年燬同治十二年知府特克紳布復建廬陵縣城隍廟在府學西乾隆十一年知縣錢界移建於城東南隅鐘樓左咸豐六年燬十年知縣姚體備移建謝志府志縣志

龍神廟在南門外金牛寺左祀福贛甘澤龍王雍正六

年建旁爲甘雨亭乾隆三十九年重修謝府志
火神廟在西門外山川壇前明萬歷閒建一在南關外大街九攏巷口府志
劉將軍廟在縣廨左舊爲知府林逢春祠雍正十一年知府張坦讓知縣吳藺成因祠阯改建府志
東嶽廟在螺子山南名曰龍坡今改祀文山廟遷螺湖橋畔縣志
孝通廟在十都謝志
香城廟在城北三里祀漢召信臣已廢謝志
文孝廟在東門外背城面江謝志
古城廟在七十一都隋大業閒建祀陳武帝謝志
惠佑廟在神岡山祀陳曲江縣侯劉竺竺嘗守廬陵沒

而建祠宋賜額惠佑封嘉應侯謝志　國朝施閏章記府城之南十里曰神岡
山其廟曰惠佑祀太守彭城劉公山故名翠峯以其廟
神之孔赫也相與神之命謂之神岡云公諱笠仕陳為
盧陵大守政洽於郡人既卒其民悲思叫呼謂公嘉惠
我邦吾儕小人弗敢忘其擇地祠之作廟於山之岡雨
賜之不若百穀之不堅實疾病之不時去凡有賴而不
獲他無可告則惟神是歸邑人龍昌脩家積粟利在歲
餞以涌其糴會旱私巧神詣更彌月勿雨是曰帆大雨
雷震昌爾死廟下視其髮中得禱旱之謝民有懷歷不
仁者心掉魂孺亟走去不敢入廟其神大顯南唐保大
中贈工部尚書明惠侯宋宣和中賜惠佑廟額紹興三
年封嘉惠侯徐銘胡銘先後紀其事其山岑曲而懇江
水清林茂山川雲物之美具可登望余閒從賓僚往遊
顧廟碑不壞[illegible]　字謂靈陵賦令于君藏曰劉公澤在
民廟食斯土[illegible]亡輒應又能奮餘怒壁頑貪震陳觀聽
補吏職所不逮惠且能義今碑版缺剝即東存傳記來
穀之人猝無徵覽奚以鄉神德而禁民非于若日請具
石公其撰辭於是大書其非康熙六年丁未秋七月之
吉　宋周必大詩岸斷川平拔一峯月青剝洛古靈宵
邦人歲久忘遺愛賈客時來乞好風二木有情猶勞折
霜樹無數尚旗紅岡頭故阯宜亭樹城郭江山在眼中
明陳處謨詩并敘古西臺寺今惠佑廟也以其尚平
在章江之西故名南唐吉郡守劉公笠生祠今西臺寺

也公守郡時政暇自郡治登山習靜有二白鹿隨車生祠部公習靜處公既沒助國福民靈爽大彰郡人名山曰神爾以不忘公而拓生祠為廟久之闢於朝因其臨也於是移寺於今地而軼有司廟於高平之處嘉靖初何有廟祝周姓者家寺之來廟之西子舊闢氏地重建亭堂額曾公耆一遊青原山山谷賦之云亭如議鴻言名與南斗借劉公賞勝岩山久矣公岡存也修竹西宗寺前朝大守祠我來尋勝蹟事往見幾碑猶賞青山在仙蹤自鹿隨空令人代裏裳古有餘思

興泰廟在社稷壇左祀唐安福令劉豫又名劉公廟謝志自志舊案闕經興泰廟即唐子西惠州所祀興甯泰民二王神又案宋劉須溪所撰興泰廟碑記謂劉渭第十七非安福令劉豫未知孰是並錄於此

田刺史廟在南門外唐刺史田陽卒於官臨終曰吾死不忘吉州之民民感而祀之謝志

介剛廟在城東南唐吉州刺史蕭芮有善政結茅庵於高阜講老子書自號蕭道者既解任民即庵址立廟宋

周必大上其事賜今額謝志

雲騰廟在城西唐吉州刺史吳世雲罷政隱於玉笥山民為立廟天寶中賜額雲儲大順中改今額謝志

輔順廟在永和市祀唐仙人匡智宋建炎三年神護元祐太后紹興中敕賜廟額謝志

南平王廟在城東南四十里祀唐節度使南平王鍾傳初立祠於陽臺嶺宋熙甯閒一夕大風雨移廟於平陂兩山閒水旱疾疫祈之立應謝志縣志

白馬廟在小學南祀王來知神五代時人常乘白馬號曰白馬三郎謝志宋謝謂記考其傳說五代名將王姓者封為琊琊王朱梁封為閩王諡信業五代史王永知字信通常為忠懿王將軍乘白馬軍中號白馬王即但錢塘亦有白馬廟宋建炎閒以祀磁州崔府君江省白馬廟所祀者為許旌陽弟子兄弟二人吉人訛傳竟謂錢吳越王鏐考古者當詳焉

靈佑康王廟在白沙祀宋康保裔

初北邊名將也祖諱志忠仕後唐
遇從太祖征擇潞與李節職没太
王在後周郎有戰功人本朝迪守
度爲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入寇范
擊來求援王領兵赴之日已韓約
賢明敵騎獨圍王數重決右請易
符免吾效死日也大呼左戰數十
傷甚衆遂死之事開眞宗震悼久
母年八十有四矣卽遣内使賞勞
辭氏先卒追封河東郡大人子繼
使順州剌史繼彬繼明繼宗悉加
伏地不能起上側然慰勞日傾左
世戰没嗟借之事見國史戚不三
申二百五十年矣赫然若前日事
郡邑有以王之封號爲誥皆郎日
父組妻子命書樹發恩數甚益以
未已鳴呼盛矣非爲其以禍祕驚
皆有王之別廟遠近人士歲時走
以事神往往祀而不知敬造妖襲
以司疫冠其徼稱蓋無復知有王
自昔已然王重不幸以其隳懷不
強之烈薦享驥慢罔有帑香甚則

謝志　宋歐陽守道
記神姓康諱保裔閩
討王都戰没父諱刊
行山下鄉民廟其所
數州最後以彰閩節
廷召自中山分兵迎
詰朝戰是夕廷召道
甲以逃王曰臨難紙
合久盡王以弩擊殺
之役詔贈侍中王有
賜金封陳國夫人妻
英自供奉官援六宅
寵職諸子感泣謝罪
右以王之祀子孫三
年與子彫令流祐戊
國家憒柔百神所在
報可自王之身以及
死勒事之報至於今
勳斯人也廬陵諸出
集莫敵追處然基所
祇日新月盛甚者專
之生平者江南巫鬼
磨之忠乃見僨於伯
荷校稽衣自爲紫因

巫擬其權禁其在口敢有出一語禁其理之不然巫之黨戰戰相恐若謂禍且立至何幸斯人神顯樂與立威如此哉探厥所原蓋學士大夫未有考信方策論言王之乎生是以典崇之氓震於妖詘莫之或止竊脊論之人神一也易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神未易知也吾且以死生物變觀之則今之不可度思者昔之與我聞類者也人之生也動天地感鬼神惟一念及其歿也超大清役爲化亦一念王以戰殁其身不殞先烈於家爲孝子於國爲忠臣一念之正上奮臨之是用界命爲神使主下土禦災捍患以宏庶於生人今雖杳然冥漠此念豈有異於乎生哉且王爲人諱辱謙退好禮祟偶及其祖軀殉義乃卓然有力如此與前史所稱張巡段秀實何異有議之士誠以是思其盛德之容尚可想見不然則險感慘烈之氣衆是固給書之工所假以震壯流俗者展轉怪妄其亦何所不至今之所以事神亦可詞一國俱若病狂者矣淳誣之極吾意王亦厥之氣志之動不得不假手於人而息邪說正人心是在有民人社稷者之職分豫章李侯義山奉詔守郡好是正道剛以民事禱於神祠言出應隨如饗斯答嘗與郡人險陽守道從容言曰古人爲政乘理神人末嘗如後世岐而二之也則王有廟於此而祀非不經淺甚饿然悼于節之味與斯人之蒙敝如前所云既式遊之爰命守道作記祠下倚侯此舉契於神心守道拜手稽首頤國史所藏敬刊之

石

忠義廟在宣化鄉宋紹定二年南安峒賊趙九萬肆掠大鵬民蕭必顯倡義禦之戰死者三十六人州上其事詔立廟爲謝志　蕭山父記耆老談及己丑事未嘗不爲蕭君擊節不知當時如陳都統者說死否方峒丁假黨燬我邑廬殿破谷搖魚奔鳥潰蕭待獨能奮不顧身召義勞爲鄉井金湯詰戰以身貪矢如破鳴呼忠義之心人誰無之如蕭君則獨能爲陳之所不能向非以一矢賊斃來魁則其猾獵叵測豈獨一西昌受其毒哉當時之殲於兵刃者蕭且廟祀之使忠魂義魄有所託其用心誠仁矣是以英氣聚而爲遺猶能託夢於數十年後而嗣子又克承其志蕭之靈其與諸忠義俱不泯矣鳴呼宇宙茫茫風塵眯目若得蕭君者落落數十輩支虜爲貧微弱爲強力戰於原死守於鄉則天下事猶可爲也余將懲懦血灑杯酒招張睢陽顏平原岳忠武劉順昌告之以天下之大義使蕭君血一指以從其後其有知乎余爲記以勸方來之蕭君以愧後來之陳都統者

水府廟在府南龍鬚寺右祀水府蕭伯軒之神明正統

初知府陳本深建傳名英佑廟謝志

劉洞廟在府治西南毛公渡洞宋開寶時人廟近有官陶十數造琉璃器器苦窳司陶者必禱焉謝志

太保廟在西門內祀元劉秉忠謝志

關侯廟在南關外大街明崇禎閒邑人爲知縣關捷先建府志

明侍中祠在城南城隍岡祀唐正諫大夫明崇儼謝志

顏魯公祠在府治通判廳西宋咸淳四年建謝志歐陽守道記唐名賢遺蹟在吾廬陵者惟魯郡開國顏文忠公懷陵去長安二三千里唐所選郡守氏名猶可考然名習罕有至者獨司馬公有民到於令稱使公不以論故屈臨於此三自乎郵公大人吾州竟不一見州然則名賢遠去天下之不幸而猶爲所謫州之幸如道州陽公潮州韓文公之類往往始以僻遠爲流竄有罪之所終以流竄爲昔子過化之邦人其或者有意焉非唐之君州爲之也魯公來至吾州王朝故罕以名賢出使而士生於

茲士者亦不見其有入仕於王朝公去五百年人才輩
出文物彬彬矣是豈無故宋咸淯之四年古鄖孫君洙
爲州通判創公祠堂於廳事之西慨然請某曰令通判
唐司馬也洙開州治自唐至令承乎之地官府民居無
遷改馬則與公之爲司馬或者居於此矣西有古祖十
二洙之選勝前建公祠開若皮黛色與廟覽宜公平生
勁負之氣其肖棲神其也子爲我記之其自洙來此
州人上每有談先賢者自歐公以下慨而有矜色昔又
自務而與齊者洙閭頤來者之如令然於歲旣先此州
諸君子皆魯公之黃風流俗也魯公非信有北無隱惜
於癸小之死不迹此州諸君子之立刱不如此乎魯公
遠謫所至安之流落復歸終不慾艾此州諸君子之去
國不如其乎諸君丁兩無一不與公同有而公門八十
元老殖於賊于尚風勁節誰其魑之乃昔爲趙鬼折
首剖心於金賊犯辯都故相奉降款之大者大了開而
哀之而謫大臣亟以唐某爲比夫綱常也義天下所同
何公所催臨之州特有此人若合符節洙請唐巢文
志見公有廬陵集十卷又間城東有青原山公所遊也
留題在焉願一往概而無暇夫公以誦來膏澤有不得
下於民者矣前衛徉山水遊戲翰鑒士必有得侍公之
林屐書策者公舞名在大下想與臺卒仿猶得以事公
爲喜況爲士者乎況親炙之者乎昔屈原謫於湘水之
南而忠潔之廟過者式之與起感發者不特以請離騷
而巳令此州俗化變公之賜多矣建祠以報而又永其

勸也子記之某正襟斂容而對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
者予不自知其何心古人所事之君父非有親愛於今
人也或開談古人之忠臣孝子則泣下交顧古人所亡
之家國非有痛切於今人也或明談古人亂臣賊子則
髮上指冠是心何從生哉天理民彝無古無今發於卒
然不自知其然也公之留吾處陵甫兩年而去雖徽焉
蒿懷愴君或見之者在人日中人固忠孝之天見公矣
況君父肯公之像凜然如生乎太史公每最喜古名節
土平生經行之地每偶其人遺蹟輒徘徊悲歎而不能
去昔於魯公如此某亦有以知君之心也祠既成宜有
歌詩以迎饗送神某既奉命書嚴月而又爲之詞曰公
免岑冠兮出專城朝野熙與兮寂五兵游波要然兮伏
長鯨斗柄無光兮搖模榆舉飲熟寢兮公心繁術成不
虞兮夜無背大厦瓦解兮一杜孳黃河以北兮我主黜
我力不競兮敵愈勒歸見天子兮沸交橫終消惡運兮
復爾京殺車不懲兮甌險傾誰求言路兮敵大明陛下
孤立峽易已成存亡一決兮臣當尹九闕有虎兮那可
攖巴兮而從兮處陵行於撫於饒兮咸幾更夭爲宗社
兮留書莫白首召還兮非公崇有撝昔府兮又屢鳴元
老進退兮國垂輕汝蔡難作兮詔公征婉愉勁折兮伏
忠誠頭不我聽兮君無牛大焉希烈兮詞元平平生許
國兮今結綴九泉相見兮常山兄精誠在天兮秋日晶
下詩惡逆兮者霆轟高風勁節兮照寶瀛何獨慮陵兮
留公名儒者立志兮逑孺嬰我作廟祀兮因人情廟與

古柏兮俱崢嶸公駕飛龍兮揚霓旌薦不敢瀆兮屏酒牲粥香再拜兮酌以青原山水公所耆味之深清公不留兮使我耿耿至夜魂營營

三賢祠在府學東初專祀顏真卿宋咸淳間知州倪普以姜公輔余靖附焉

歐陽守道記廬陵郡學有唐顏文忠祠舊矣今大守金華倪侯普附以建中宰相姜公我朝余襄公號三賢祠顏公大歷別駕姜公貞元初刺史余公慶曆間知州也廬陵稱文獻之邦蓋歐陽文忠公而後皆鄉先生故學祠之合於古有道德者祀於瞽宗之義顏公京兆人姜公日南人余公曲江人吾郡其仕閣祖祠之何漢蜀部祠文翁南陽九江祠召公其比也而三賢高風大節宜表章之爲賢者物則閣於風化又人矣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郡守古諸侯別駕其貳如古命猶此天子所使承流當化者雖二君子皆以論至然賢風化所由出其人而賢境內人士固將則而衆之茲不謂之源與廬陵故爲豫章大守加東漢陳仲舉既以名節師表海內所蒞之地宜有開風而興起者然而尚矣三國六朝守廬陵者名氏皆可考風流茂如也唐中世顏公始辱臨之而無君長之權姜公以故相來而新舊史不同蓋莫詳其至否獨余公留期月而去之蓄邦人利賴其福澤亦淺矣然高風大節皆當

時之所素傳則夫一日之親炙與夫未見而想望之者
宜可以使人沒世而不忘也顏公之來此也與詩人文
士倡酬為樂世傳其廬陵集十卷令溪山深處猶有公
手自題名刻石如新蓋遷客遊很自適之常而其力抗
祿山面折元藏之勁氣亦必有得之於容貌詞色則者
姜公來必果來就使其來起家一刺史耳閭巷小民安
得盡知是嘗案朱武之必反諫唐安之厚葬者然而為
國忠謀厥人主不測之怒末有為士不講閩之也余公
世近郡人紀其居官而詢細民之疾苦健吏之刻俐往
往踐其表謝之吉而力行之此求牧與務者之職公之
可敬不企是也為館職救忠賢為諫官排家倖肯前日
事公又非以自多倘期人知者然其歸也十有開關千
里法江適嶺而從之此岩聲肯笑貌之所能動者哉三
賢書功在社稷名在例野吾廬陵尚論其世以為術有
君子之擇在騎夫倜不待以其立身事君者教人而隶
錄好德自興起於不言之表令居而逢拔出而擠紳皆
知以前修白朔是可以推其所自來矣倪侯我先皇親
擢御史也論詠之外密侍經帷其所間陳與凡欲言而
未言者余時亦同朝得明開之去國之三年詔為吾州
守予里居之暇時奉候從容未嘗不在風化也國之存
亡民之死生寄於士之人品高下印與世道為聲亟志
士仁人象自任必自養挾書遊學皆端居深念之矣士
亦知侯有素信向翁然三賢祠之成也侯屬為記憾此
盛心也予敬諾而重其事比侯將去乃克為之屬之攬

州事孫洙刻石焉夫三賢皆吾州師表侯又表章之使
拜於堂下者皆有動乎其心退而又歸鄉先生之條次
第祠承以至今日源委皆可覩也先聖有訓焉知來者
之不如今也侯再入為祕書少監兼侍讀予與二三子
又將於侯觀美焉姜公刺吉在大用而不得志之後余
公驅馳四方以功業終惟顏公再入忠言讜議不衰於
前時而歸然一節落遂賊之賸而奪之氣蓋光明之敝
君子所不願者其時而久遠相朔爲國元老昔在文武
不二心之臣保父主家用端命於上帝顏公有焉可門
爲侯顯之也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曰無言不酬
撫德不報歲請圖
年二月壬午朔記

國朝乾隆四十二年知縣李洗心增祀江萬里王守仁改

爲五公祠謝志 縣志

六一祠祀宋歐陽修一在府治內叢妙亭舊址宋嘉泰

元年州守胡元衡建一在西街建炎元年州守方時建

謝志 郭孝友記初國朝文人承李唐之餘風氣格恍
徵曠歲歷年而學士大夫無能有所作興粤自歐陽文
忠公首以古文變天下而一新其耳目響如春雷出蟄
萬彙畢從由是反刓剗爲盡革五季浮靡卑弱之氣而

歸復於六經渾厚深醇之道逮熙豐閒臨川王文公又以經衛自任大訓厭辭而尤詳於道德性命之說士亦翁然宗之於是文雅跨漢轢唐炳然與三代同風言文章則歐陽爲之伯語經術則臨川爲之冠然臨川之學黜傳註而總以已意其說有合有不合泰學者所見時有異論至於文忠公則大下之如表襄山北斗蓋其言洪深溺蹶莫竊涯淡而與六經仰議故世未有能非之者然異時臨川亂亨孔子廟庭者不以爲宜得退祀於七十于之後交忠公倡古文力排異端而歸之正道其功不在孟子下乃得與唐諸儒比而廟食於殿廡何邪古之有道有者不祀於國必得祀於鄉公廟陵人也嘗爲郡之德記盛推部侯李寬之爲而祀其續於石以侯學之成目日惟後之人無慢子之詔而忠以中仟又曰他日榮歸故鄉謁於門見吉之士道德明秀而皆可以爲公卿此公之學以期者也然公不時以此白期而亦以期此於吉所自公之處心積慮爲何加而其所以人吉之士亦豈淺則公之在稱也稱人祠之在揚也揚期祠及其老而哉於穎亦之上繼不克歸榮於故里故鄉之人除其家揮霈其廟被述道德則以公爲稱而序鄉里則以公餘盡事有公之燕乘六十年而後進之士操勵名論表爲自見於州號木必人人可以爲公卿而類能以材表在要之無負於公所期多而後已故大江內州郡十數獻西惡陵十魏他都爲多藹公有以發之也然則公之所

以畀於邦人者厚矣邦人所以報公者豈可後滁揚之人邪今刺史福唐方公時可之來也政成訟簡吏畏民愛既慕公之盛德爲百世師又思公之前言以無慢天子之詔且推原邦人之心而成其所以報公之意於是作新學宮恢飭廟貌自先聖而下以至於從祀之列弁冕哉哉創淑肅肅薦獻有所矣而又即殿閣之後建堂以爲公之祠歲時率生徒祭享之此古之所訓有道有德者不得祀於國必得祀於鄉者也孝友之恨生之曉不出乎其時不及登公之門而闕其營效徒幸生公之州里誦公之遺文而想其風流慕義於無窮故因堂之成也有以見公之道益尚廬陵之人慕公也益至而方侯之政知所先後其歌詠於人也愈久而愈光鄉校之士歲時謁先聖於其前退而相與拜公於其後以得所矜式又退而相與歌詠方侯之績使無忘於此邦之人不亦有榮耀乎堂成方侯不鄙孝友書來求文以記輒不自揆忘其人之微陋辭之淺陋而樂爲邦人道之於是乎書若夫公之動烈在朝廷德望在天下進退之閒世系之詳則國有信史此不復著云

忠節祠在府治南宋州守李芾建祀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周必大楊萬里明宣德間增祀文天祥正統間增祀劉球天順間增祀李時勉宏治間增祀劉子輔鍾同凡

十八

國朝康熙四十六年學道楊禹增祀明王艮曾鳳韶鄒琏魏冕周是修顏瓌王省張彥方劉囊傅應禎鄒元標李邦華李之清郭維經凡十四人康熙五十四年學道魚鸞翔又增祀南唐陳喬宋左譽胡夢昱孫逢吉曾加驥劉子鶚曾三聘元劉鶚劉逕李廉高文鼎劉元讀郭燦章蕭生解予元陳無咎李敬顏浩明劉鐸李幹凡二十人

謝志　明周忱重修疏廬陵郡城南舊有忠節祠以祀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文信國公諸先達嵗久傾圯弗爲邱墟兹當文明盛世觀風至此欲興復以爲上庶瞻仰之所且以爲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勸然而工費浩繁必資衆助乃克成功郡中賢士俱請題名伏以忠節名儒實千山人位之典則春秋祀廟乃四方君子之贍依表章有繁於劉常與廢必闘於政教進廬陵之大郡比歸胥之名邦倂天下以古文素推六一爲江南而死節威俾忠褒介若澹菴之抗疏朝廷平園之盡心勒相誠齋垂老愛君十一

儆之不忘信國捐軀繫獄七年而必死固雖一郡之鉅公總是斯文之元氣昔陳藩藻曾贍大廈之宏規今作邱墟無乃明時之缺典屬茲按治相與贊襄託邵邑以經營賴賢豪而齋助庇棟梁於此日滿期亟信義而輕貨財復香火於千秋足以振儒風而勵忠孝使埽一筆莫惜千金

二程祠在城東白鷺洲書院宋知州江萬里建又名六君子祠以郡之從事理學者配

國朝咸豐間書院燬祠亦廢同治七年改建書院於仁山仍建祠於講堂東南隅謝志府志元劉詵記聖人開天地不言之祕賢人闡聖人未發之蘊是皆神化之所蓄至理之所待天之所以抉持乎三極綱維乎百代也故其人或顯世而一見或接迹而相承或出於一家比境之間或合於殊鄉異域之外非天下人心之所能預擬者也自伏羲畫八卦曠千有餘年而文王周公闡之自大禹發九疇亦曠千有餘年而箕子武王明之自夫子集六經羣言之成又百有餘年孟子繼之又驗千有餘年而周子二程起於一時凡孔孟之遺言遂大明而無餘蘊嗚呼是數聖賢之作時之或久或速地之或遠或近皆天地之數與聖賢之心默相符於冥漠之表天地能啟聖賢之生聖賢能統

斯道之命然天地能知數之所以敬聖賢不能知數之所以生是聖賢不能知人豈能預擬哉且文章之與理學本同一源自孟子未有分也漢唐以來文章盛而理學派至宋初文章復大盛微周程理學亦派矣謂周程不關天地之數不可也然二程之學始於周子使二程子師周子由太中公使太中公得以使二子從周了自尉廬陵遷度撫倅南安始謂天地若無意焉亦不可也於是宋嘉熙間廬陵江萬里來守吉遂推明二程從周子由吉先之乃册鸞洲書院祀二程及太中周子爲後十七年衡陽陳斗南來尉廬陵又推明吉之祠太中二程是矣末若臨陵尉廳祠之尤爲親切乃復建祠守尉廳然祠臨而庭敞皇元內子縣尉李瀏復作祠尉祐臨又卽毀像寄他祠新獵滋甚至正元年古魏沈裒來爲尉撤然嘆之遂自臨郡惜都刺闕地於尉廳之有柵堂三閉前環爽庭旁列齊含高明疏做祭有徐地誦有徐屋可謂處矣按二程子寶生黃之黃陵尉府而黃州不知祀二程大守李說始爲祠紫陽先生則爲黃州訓則黃毀尉廟不祀太中可知間共所謂思賢堂者皆委廢不治而吾廳陵祠昔此豈非官政之善而風衍之美歟汝尉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者蕭文孫壽碑亦可書矣

褒忠祠在縣治西祀宋楊邦乂謝志　元劉岳申記廬陵西有古勵曰褒忠是爲宋贈徽猷閣待制忠襄楊公之祠公諱邦乂字希稷吉州吉水人登宋政和五年進士第通守建康城陷死

之建炎三年十一月也初女貞入寇宰相杜充以重兵降戶部尚書李梲以總餉降守臣陳邦光以城降公撫不屆血書衣被誓以必死眾擁之跪兀朮不可兀朮命其酋致書許復其故官公以首觸柱石求即死金人驚權亟救止之公復書死且不畏利可動乎幸速殺我明日宴說邦光堂上立公堂下公大罵從邦光剖延以汝捍賊賊至汝不能捍乂爲降壽與賊其飲宴何面目見我乎金人相領失色明日再見兀朮公大罵汝欲取中原邪行磔汝詔以矣尚欲污我乎兀朮命速殺之公賜不絕以死事問賜直祕閣官其二子賜田百畝立廟死所詔與七年高宗幸建康贈徽猷閣待詔賜諡忠襄官其二子加賜田三百敵廢陵舊祠公於學宮端平甲午金亡之歲始從今嗣地故鄉敵而祠幽還門廡厥賀中爲高堂乂敵其中爲肖相之室守以閣闕賜以祀用宋亡豪右巧使從存像設至額癸西真定劉侯原仁來守廬陵修顏尋公敵賜文忠公祠於是天歷進士劉性以褒忠爲請日廟故祠朱死封籲臣楊忠褒公爲侯誦之侯慨然卽日命有司修復其侍既成性求文記其歲月余辭不變則記之日惟我廬陵自歐陽公以文章氣節爲東南倡鄉里間風而起者日監丞歐陽公以不奉使命劉兩河地與金人死淚州城下同時相繼而死者公也其後有忠簡胡銓上皆乞斬秦檜王倫孫近金人購其書于金得而請之君臣失色褒氣然猶生忤檜竄新州十九年其後丞相益圖周公文忠以者德老三朝安

撫揚公以文學節操名一時實忠襄從姪孫宋亡丞相信國文公以光明俊偉死燕市聞天下有光忠節無有及者此六七公皆發身科第不出廬陵吉水閩尚論潔文忠之澤遠矣而忠襄之烈實與同時以開來者其可沒乎公未第時有以尤物移之者公明嫿危生旦則焚其衣冠謝其徒其生平大節已定於此我國家列聖御極屨詔天下凡忠臣義士在祀典者致祭有嚴猶歟盛哉蓋褒忠者所以勸忠非以忠義在人心者乎在人心者本不繫祀之興廢記之有無而於以棄人心厚風俗亦不為無功昔歐陽公以王彥章死節既列其事於史而為之傳又命工完理其畫像於鐵餘市而為之記蒨拳拳焉公文豈不足於傳而猶使人拜其像議其而目則公之意從可識矣鐵銘猶然況忠襄乎

胡忠簡祠在香城山下祀宋學士胡銓謝志

明吳寬記有宋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鄉人祀之學宮以配歐陽文忠公其子孫復祠於香城里弟大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斬則復窮復窮則法不得祀雖公賢去今三百年條矣爲祀之子孫可也鄉人又易祀之懸公之功在天下後世所當廟食況其鄉人哉又況其子孫哉當靖康之初金人長騶而南廟社傾陷乘與檥遷中國之禍莫尉於此其始因附人薦功之由而釀成此禍者則權臣秦檜主和之罪也檜因狡挾虜要君竊勢罔人當其時朝士蔽於遠闇

檜言一出從者如響或止微言其失利耳若明目張膽而極論之者不過公與李綱張闡二三人而已然公尚卑位而言尤愷切有不共虜載天立朝之誓奏疏具在讀之令人毛髮竦然真能與日月爭光者也檜用是銜之竟斥公死地已而檜死而公獲再用益操前說進退惓惓以恢復為言且死遺表猶有願為厲鬼殺賊之語則公之忠誠堅定豈賁直於一時者之比哉嗚呼公乎當時舊物雖棄公書不克光復而萬世國是卒賴公言未至盡亡遂使天下之人綱常之義未墜者其功乃所以為盛也此邑所在當血食況其鄉人其子孫哉

楊氏忠節祠在白馬廟舊址祀宋楊邦乂楊萬里楊長孺明楊士奇楊廷和副使楊必進請敕建祠謝志

元揭傒斯記

廬陵楊氏作忠節祠者何以昔金人犯宋沿江諸郡皆望風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執罵賊死韓侂胄專國擅兵文節公萬里以實謨閣學士家居聞之三日不食死故合而祠之也中祀建康通判贈通今大夫存者何嘗以直抗蔡京為楊氏忠節開先也別祀廣吏經略使長孺以吏部郎官孫孜倣猴同知崑山州事學文者何經略仁聲義實風樂天下在廣東二嵗蘇人七鈞緇蓋以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去東部閣通敏惠不法循理為時良臣崑山好德尚義能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割田百畝以建祠事皆克紹先烈者也天下楊氏皆

祖漢太尉震廬陵之楊則自蜀徙蓋太尉之孫唐國子
祭酒膳從倚宗幸蜀而居眉者之後也自泰漢之後有
天下卓然三代之鳳者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以
古文正大下之宗明王道之本及其褒也楊忠襄胡忠
節以大義折敬國之氣奔中興之運嘗其亡也文丞相
斬首蒸市終三百年火德之祚爲萬世亡國之光而皆
出於廬陵何其盛哉夫卓然可繼三代者宋也然夏之
亡以桀之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
征西怨無思不服惟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
有楊忠褒崩忠偁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
之亂亡猶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偕文丞相也文丞
相之死豈非有忠褒父節爲之標準乎不然何又出於
廣陵也忠襄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六十僚已懸東告
老將二十裁矣謂一權臣擅國遂王儼死使在文丞相
時嘗何如哉故廬陵若歐陽氏楊氏胡氏文氏又有身
致乾消之治若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也而歐陽氏
又廬陵之元氣乎豈山之子元正請記忠節祠故廬及
之尊呼覩楊氏祠則廬陵多賢之故楊氏人物之盛宋
三百年養士之效亦可見矣世矧言士無孫於國可乎
元正亦楊氏之賢子孫出縣太常奉祀爲江西行省屬
祠成於大德七年記作於元統二年　明解縉楊氏重
修祠堂記宋楊忠襄公以大義死建康閣於天下其族
屬先後皆有節行蓋楊氏建家於吉自門下侍郎知吉
州路始侍郎善待士唐末五季之亂士大夫多依之以

居治宋之初吉之名族祝古為盛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侍郎諸孫伍擢進士甲科仕至屯田員外郎知康州以
清謹與鄉人蕭侍郎彭太傳齊名真宗御展翰書於殿
柱曰江西三瑞仁宗皇祈初著作郎純師以文萃顯蔡
京之柄用也洪州通判存抗以直吉格其請託卒為所
擠卓然之行倡於忠襄之前至文節公蒞里以資讀闕
學士致政家居閩韓侃胄尊權誤國草諫疏華悄悅不
食死子長攜仕至安撫使直義之化沾潘蹙趙懷豪強
不避近戚捐倖入七十餘萬代輸民租下持一錢去濞
迯之節繼於忠襄之後叉若安撫使炎正與吏部郎官
孫孜告兄稱於世不辱其家譖之史編古朱有也於法
皆當祀以表節行勵風俗故元盛將楊氏之賢同知崑
山州事學文始郎文節公故居為祠規制廣於前而田
益加多歲久弗治田燕宇傾予先世與文節公有連少
知讀其文見與益國周文忠公及聘菴朱文公鄉之諸
君子過從鄒詠想見一將之盛徒步謁祠下江東諸山
如書府列於前地撩高爽宋崇陵御書誠齋宇揭文安
公所撰祠記刻石具在喬木蒼然挺秀為之竹立顧望
與懷低徊而不能去者久之永樂二年甲中八月初吉
楊氏之賢季琛以舊臣膺京北之舉作令南侑次修祠
之頗末援子而請記焉蓋經營於元年入月以令年五
月訛工季琛實倡率其族人因其故六摑及條材可用
者益以漸木凡三百四十有奇碑贊五百有七増設始
祠吉州公及屯田公二簾諸小宗顯宦序昭穆從祀廢

像設用木主刻世宗祀田祭器牲幣酒數儀節科條於
碑陰祭用冬至立春子孫綠歲轉直祠祀祠宇壞漏輒
飭無怠罰如科條所以尊祖而垂後可謂遠也已可謂
詳也已於乎豈爲楊氏而已哉　譴案據揭解兩記祠
祀者尙有楊路楊伾楊純師楊存楊炎正楊
孫孜楊學文七人各志皆不錄附識於後

三忠祠在城東北祀宋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嘉泰四年建
縣志　周必大記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
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爲江
右上郡皇朝逮今二百餘年氣是得三公焉曰歐陽公
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
道輔作三朝士大夫紛然得之天子從而諡之曰文忠
莫不以爲然南渡將擴右丞相杜充撻眾臣金金陵守
陳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哉手罵敵戒死如歸國勢
懍懍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賂之賜諡曰忠
襄則又莫不以爲然時宰議禮眾論洶洶惟一編修官
胡銓殺然上書乞斬秦檜使三綱五常賴以不暨士大
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節之讀則又莫
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抗抗
之在朝嘗薦進文忠翰苑又引富文忠共政而列名者
在勤臣之次諡則未閩也子瑾孫倘俱仁待制近不得
請以砂遇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壹惠天子豬不敢
專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愚創

縣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袞服有章學者因仰其煒煌若夫百世之下聞風興起得無慕休烈楊顯光者邪汝度用意遠矣

四先生祠在西門外祀宋歐陽修胡銓周必大文天祥

同治九年建縣志

雙忠祠在府學東康熙二十三年知府劉德新建祀宋

歐陽修文天祥府志

高塤記余視學江右之期月課士於吉安欲謁歐文二公祠而末果其明年爲康熙甲子之孟夏復至吉錄士士之蒞鄉舉者蓋已廢事而將去此上矣因以所得俸入檄行司求二公祠所在葬治之以遂前志則歐公舊祀於恩江而文公故祠之在螺子山者已毀毀不可門大守劉君峪公倘德君子也議翁以已倴就郡學之西偏建祠三楷台祀二公以爲吉士勸爰鳩工庀材不日成之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劉君以余一言而毅然爲之不日而就謂非勇於赴義之君于乎祠成請記於余余誹日逝而不息者天也日生而不已者人也古之君于無論窮而在下達而在上各有所樹立以與天地同不朽雖其成敗利鈍代不相襲而要皆有毅然必爲之志百折而不回怵之以死生利害而不可奪故其氣常伸而能以有

成也當歐公知貢舉盡黜文士新奇怪僻之在高第者
一時怨怒罵譏公告不顧而文體卒歸於正其所撰五
代史及他著作論之至今嘉祐治平閒定策夾輔與二
三大臣左右兩宮蘊直不回身任眾怨自束髮立朝以
至白首謗訕不已而挺然無所污信國聲仗滿前自奉
頗厚及勤王流渐歎難闔粤之閉九死不悔觀其過答
丁洋詩知其志之決者素矣嗟夫世之治也則為蜀公
之夾輸為唐書五代史際其疑也則為信國之柴亦為
吝丁洋詩匪特其人之時命不問即文章所遺倚市有
幸不幸乎而要其必為之志與夫不可務之氣則背光
淹乎天地夫是以其人已往而稱述之者愈次而不已
嗚呼賢人君于後先栩望事變所乘何常之有所過之
噫逆不可逆訐其始雖未嘗意其至於是至於生不所
自主者將必有在矣彼丈夫也可不自勉焉爰顏祠以
與忠而覊
竿說之

監丞祠在慧鐙寺後祀宋祕書丞歐陽珣宋淳祐閒從
孫文龍建
謝志　縣志　歐陽守道記靖康閒監丞歐
陽珣死使命燕山百有十六年從孫文龍始
祖祠懸錄寺後詔記於粃侯古心江先生先生顧守道
日子孟記諸守道辭未獲命會有來詒者言曰公誠死
使命敝致命於敵國不我從則死之義也公之往也吾
國則有辭矣鴆歟方熾京師方急三鎮雖兵下之椒本

不敢愛也以是紓禍且為後圖公奉命割地可也既至
深州軍民固守不下公知人心未解即反其辭而告之
曰朝廷為好臣誤至此若等宜盡忠義報國吾已撕一
死矣虜酋怒執殺之此之謂違使命以死非死使命也
義效守道曰公得死尚何言嘗崇正殿之問淵聖非決
有割地意公亦力言不可時宰祇其說又强以行大類
漢遣狄山乘障事事不出武帝而出張揚辭使公京致
使命不死矣而豈公之所心哉當其慎慨城下痛哭以
勉守者但見有吾心不見有使命非違使命也此時字
之命非君父之命此君父之命非宗廟社稷之命臣愛
命於君君愛命於宗廟社稷揚場出疆舉地以與人曰
有使命在吾為宗廟社稷偃矣使皆若此一隸可斯何
用知義之士大夫為古語有之為人臣而不知存狄之
義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故曰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學家利社稷者則專之當時人心如
此使所在皆固守不下其新禍不猶愈於割地邪況不
可割吾前言邪夫前言忤時宰意一宜死知不可頤不
得已為此來二宜死國守不下者何人今捨之使肯國
歸虜予何忍三宜死死耳死耳吾猶萬一豈吾地之存
夫義無定名要歸於忠忠不在小詠歸於為閩公得死
尚何言既以對論者則遂以復江侯侯日是可記明
曾同亭詩監丞祠廟接江城古木寒雲入堅不一死疆
場酬素志千秋俎豆有餘榮臨焚罵賊言何壯弔古
懷人淚欲傾闕典未墜忠節祀揮毫題罷倍含情

江古心祠在白鷺洲書院祀宋江萬里元初山長曹奇
建
國朝咸豐六年燬於寇同治七年永新江氏重建謝志府志
文丞相祠在淯化鄉富田祀宋文天祥明成化二年提
學李齡以天祥九世孫繼宗補諸生奉祀並籌贍田縣志

羅倫記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閒夫於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閒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綱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蕭宋臣主議遷幸公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設國要君公嘗制以義拒之呂師孟偃蹇公斂命又上章乞斬之勤王詔下以丞相宿將縮頸駭汗公挺身孤兵獨往當之虜之次皐亭三軍震動宰相遁荒公提一往說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獨旦中人猶或能也若之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然乎方公之北使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饑餓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道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當死卯

築於湖暘當死絕粒於南安當死李至就因燕獄從容
南向再拜而死震動天地招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
矣夫公之忠誠能隊空山之不能通七里之神能作風
陵之風雨能使夷狄豺狼之敬慷而不能免賈似道之
沮黃萬石之嫉李庭芝之疑張世傑陳宜中之忌何也
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賊朱
之亡也死圖事者多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
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於公乎公非仁者
之勇浩然塞乎天地之閒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府
祠公於學宮鄉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祠公於富田
富田之祠元季兵燹爲橫民所奪龍厲閒僉事李公欽
冰復之正統閒知府陳公本深縣之景泰閒都憲韓公
雍奏加諡號孫川子孫令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求守
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不憲劉田贈
之是皆有　於名敎可書故書之以詔後世之爲人臣
者　胡儼謂亦文大廢兮既蘋豈一木兮能全帷夫子
兮違遑冀不負兮所天天荒荒兮易訊彼覆餘兮何心
志侘傺兮不白淚淚淚兮盈襟脫虎口兮危疑嗟中道
兮失路何風塵兮頭洞心抑鬱兮誰訴乘桴兮浮蔣波
漫漫兮廷祥湘靈修於何許異異冥兮山蒜蒼寒嶺兮
空坑期王室兮再臣忽虎豹兮充斥嗟赤予兮流亡朱
崖兮景從義旅兮舊張何時運兮迫阨肆披猖兮見繫
矢死兮勿渝哀夷齊兮不食拘因兮纍纍慷慨兮陳詞
從容兮就義日慘慘兮風悲遺祠乎黌宮儼肅肅兮令

容神逍遙兮八極驂白螭兮駕青龍流耿光兮天地與造化兮焉窮

文山舊隱祠在淯化鄉文山明嘉靖六年邑人王喬相建縣志

文丞相忠義祠在螺山下明宏治中御史周孟中請祀文天祥及殉難諸忠義趙時賞鞏信鄒渢張汴陳龍復劉子浚劉洙杜滸陳繼周何時傅卓尹玉繆朝宗蕭明哲林奇曾鳳謝珏吳文炳林棟孫㮚彭震龍張雲趙璠王夢應羅開禮李梓發呂武熊桂陳萃金應蕭資徐榛陳子敬劉伯文張唐蕭燾夫劉斗元劉欽蕭敬夫謝夔得林俞林元甫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吳希奭陳子全黃賢唐仁鍾震蕭興張哲齋劉仕昭黃士敏等五十四人謝志　尹直記宏治壬戌故副都御史周孟中先任嶺東左布政使上言宋相文天祥早擬廷魁晚起勤

王詔開督府號召英雄銳志興復一時效忠慕義之士
川蓀雲擁若趙時賞等殊鄉異品并力一心雖由天祥
忠誠激發然經涉艱險卒以死殉則忠義所無二也今天
祥所在有祠而時貲裴一無與爲乞敉守司於青郡建
忠義廟令時賞輩得覔食於左右春秋巡臣致祭以表
往勵來丕振風教制日可於時江西鎮東燕梟諸公載
戚若欽承擇地得城東螺之甫蘆依明嶽祠宏深允
爽甫時雙石彷彿螺川二峯歲迭爲晦挺拔雅猛有
忠勇狀遂撤朽敞規疫方字經盡其賊前啟亟門後祖
匪寢中爲堂奉丞相來西位歲凡二十四開列諸忠義
從灑其宿齋更衣神尉諸兩應備通線以垣祠成宜有
紀大忠義繫於世教歷代室畢正以勵臣節式不觀也
尉我太祖高皇帝統一區推之後卽祀公就義之所未
樂初既飭公祠景泰中宇之名孝宗皇帝特允臣言
徃廟稍禮灣及督府諸又易公時臺省忠艮奉揚休命
賢恩歆慕益知人臣忠氣一彌彰而感激之心勃勃
加也其爲世道之防死忠彌久考當勘同事君陳遂
甫許由趙涪方興余豈小補哉但幼節麻士龍趙孟潔
劉源張墟張慶鍾寅元慶陳渠李等孟中佃末及焉今
姑奉連書之以侯他易相文天祐記宋丞相文山文公
之祠舊在廬陵之富日　王守仁之有祠貲肇於我孝皇
之朔然亦因廢爲新田今螺川之稱正德戊寅巡令邵
德容始恢其議於多鉄陋而末與自諸巡撫縣按守
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相爭措財鳩工闕拓而

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圯者完隆者闕遺
者舉歎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
嘆翕然僉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僉於名教也誠
大矣使來請祀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綰椎異頻
猶知敬慕而況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祀而況
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況其守士之官乎
然而鄉人之蔡之也三有可之崇倘之也三公之沒令
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閒公
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
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倘公所謂成仁取
義者矣其欣有所爲矣然銷其氣之近於正者也道具
弊也遂有懲其憤戾粗跡之氣以行其娼族福驚之狃
士流於矯摭民人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誠而猶自祝
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採戈
人臺者覹吾故備而論之以勸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
其備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友於正不恨於公而已矣今
巡雅豎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倘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拔
揭風教詩所謂民之求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執無是
心術能光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淺乎然而時之
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
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已思以瑜諸人因而表其
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名未能誠諸身
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
掾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好以掩其外而

襲以附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而吾故備而論之以勖夫後之官茲士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愧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圮隳而未能恢既有愧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愧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愧心之言而為之記

元虞集詩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讎出諸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灑淚時

劉麟瑞詩

金字牌飛出建章鬱孤萬疊為勤王馳驅嶺海君臣寓囚繫燕雲道路長六籍一時光日月孤忠萬里立綱常元歸凜凜渾生氣南北人誇姓字香

明劉鐸與文桐江謁祠詩

與君攜手謁螺闕遺像陰陰閱草堂終古河山留浩氣萬年衣帶綰文章蒼松鳥集啼無語怪石雲翳夜有光自是君家弓冶事清時期不愧明揚

文徵明詩

地轉天旋事事同老臣臨市自從容勞將雨嶽填東海忍春南冠向北宦千里勤王空赴難百年養士獨維風成仁取義平生志名教綱常頓有公

李邦華詩

綱常自古重君臣為問捐生留幾人天命有歸難捧日主恩未報忍全身神還螺水風雷吼血灑燕城夜月燐瞻禱今來謁祠下高山仰止淚沾巾

金鉉詩

復娠自天迹臣道無終窮殉節士所恆寄足矜予功偉哉一文士毅然任卽戎棘行若履坦所在吟讀諷一息苟可齋交忍卽痞彝

九死固所甘但惜炎運終堪追生祭者不足語徽表
國朝金德瑛詩留取丹心照汗青明知下藥疾彌増少
年歌舞家居樂死後風雷烈氣騰社稷孤舟沉海島科
名千古重廬陵可憐同氣稱難弟不及夷齊一傳登

胡剛節祠在府學西宋知吉州李義山建祀宋大理評
事贈兵部員外郎胡夢昱府志

忠義祠在富田祀宋監簿劉子俊劉洙謝志

光祿祠在西城忠武王祠左祀宋進士累贈金紫光祿
大夫李鑑墓在西關維和坊內後移建今所府志

發信祠在八十六都信勤王戰死方石嶺下明孝子張
祥爲建祠謝志

蕭彝翁祠在府學西祀元死節學正蕭生謝志明夏森記天地間
細縕磅礴之氣升降上下凝合而爲人體全理具智愚
同之豈有彼此之間哉及夫疆域既分畧土攸設表之
以崇山界之以大川封境殊而地氣異於是而美惡分
矣故魯之多儒齊之多詐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習以

地移俗與時變耳濡而目染上行而下效民風士習惡得而齊一哉惟我盧陵山川之秀甲於江右大忠大節賢生其門至丞相信國公而愈盛當丞相未第時指忠節祠而言曰沒不沮豆其閒者非夫也卒以死節爲宋三百年有天下之光宋之待士豈獨厚於盧陵哉而光明後偉照耀簡冊惟盧陵爲然良有其故也鳴呼孰知丞相而後又有貞節其人乎貞節先生薦彝翁幼而孤事母以孝聞長而力學書無不詩以聰敏閩營門御史薦爲建昌州學正又以詩經中江西鄉試乙榜復爲鎗州濂溪書院山長世亂兵興敵長奉旨爲江西參政領兵平袁州辟彝翁參謀共軍事籍兵至吉未幾而河兵亦至參政遜去彝翁嘆曰有城而不守非忠也遇敵而不戰非勇也我則參謀也何面目見天下士乎卽曰投學宮井中不死或出之三日不食爲書附其將羅臣曰男子之貞猶女之潔一有玷缺爲善難雪我則死矣竟赴井死郡人義而哀之葬之讀書臺側將至正八戊五月望日也鳴呼先生何其勇於死與王長之亂綱常論戰事有不忍言者而從容就義視死如歸惟先生一人雖其在軍事功無可紀錄而勇往不顧至於再人并而不悔此與欲蹈東海者何異而或者猶論其可以死可以無死是盡不死之人恥其無死乃反議死者以掩其惡祇見其不知恥之甚也事久論定而先生之高風勤節不可及已學之士友相與言曰先生抱道守正足謂之貞以死殉義足謂之節遂諡之曰貞節生而在忠節

之鄉死而祀忠節之堂一抔之土託乎宮牆是足以不朽矣雖一死死其何傷先生名生以字行吉水螺溪人宋殿中侍御史定基諸孫父淼龍宋國學上舍配李氏無子歲時奉祀者門生子壻云

馬萬戶祠在安塘江滸祀元馬致遠縣志

周文襄祠在城北隅祀明戶部尚書周忱謝志　明陳善記公周氏諱忱字恂如其先會稽人唐末黃巢亂有諱勍者爲御史中丞率兵鎮九江子孫因家焉後又從南昌之武甯由唐迄宋世有宦績爲名家有元盛時天驥爲吉州路總管賜江西行省左丞追封豫章郡公遂家廬陵郡城之北隅三傳至南康尚知事鑑公曾祖也祖遺安先生仲德始徙今吉水之月岡父秉易告不仕而肯以德祐兩一鄉公生而穎敏好學諸書經月輙不忘遺妥先生崇日是必能大吾門遊從名師受業永樂甲申取進士太宗皇帝命拔其尤者入翰林俾進學公顧與其閒公日夜奮勵不少懈當天下太平四夷賓貢祥瑞迭至文學之士歌頌聖德者一日新月盛公之文章最爲人所稱道將方修永樂大典一時名儒皆集館閤亦多讓公爲能書成援刑部主事寬厚明慎獄無遁情閱有林姓者年二十餘發評爲逆黨行財獄久不決公一見問其年曰當事發時方二歲豈能行財力釋之及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成上知公可用嚮意用之升刑部員外郎大

倉成命公主饋運直隸糧賦不嚴而事集仁宗皇帝即
位有薦公爲郡守者不聽及封建親王擇輔導以公爲
越府右長史宣宗皇帝念畿內之地國家舉城於此蘇
常諸郡賦稅當天下之半宜有以優養其民而用匿民
司史不稱任故也乃擢公爲行在工部右侍郎往撫之
凡饑寒勞役利害有當興革者大小之事皆以付公公
奉敕惟謹而以養民爲先務蘇之賦重郡豪嘗巧取以
自肥而官賦常不足田里細民困於暴斂至棄產以逃
鬻子女以緩刑罰歲逋常積至百萬以待恩需公知其
然乃立法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不入里胥之手計
常年過取之歲而積以濟農又發庫財平糴以代凶歲
武臣之祿當輸南京給之則請分受於蘇而收其運費
亦以惠農民其達北京而舟樹失利或官有科需及民
閒饑窘無措者皆以所積之歲逋給之不責償於是細
民惟知力出輸稅仰事俯育而巳他一不之及官無負
租私無橫取鼓舞歡樂者二十年而上之委任亦篤雖
遇父母喪皆奪情俾任事而寵終之禮加焉事或嚴董
雖非公所屬亦以命之若審錄南京繫囚考察郡縣吏
督京衛屯田理松江煮海之利如此者非一也其饒緩
嚴急必以公不以犒人皆以爲宜而無閒然者松江嘉
興地瀕海公受命防寇相士宜築城堡造戰船訓練士
卒嘗若有警然者凡上所命無不稱旨列聖在位多降
璽書獎勵而加錫齎焉今上皇帝臨御嘉其勞勤升戶
部尙書以舊制辭改工部未幾仍命往撫南服以其民

之安之也公蚤勤焉始終如一所以興利除害如最時
時邊鄙戒嚴需兵器以命公民閩公合如予趨父事百
萬鎰仗皆應期而辨景奏二年以鳳疾辭不許章再上
乃命戶部侍郎李敢代公還旦戒敏凡其所行良法美
意無輕改蓋仍有意用公也及見上命光祿寔勞之公
退而疾作仆延中幾不能起上察公實病俞致仕歸景
奏二年入月也公祇事五朝夙夜匪儕瓷德善行興人
誦之至論巡撫之績亦首及於公蓋公於民事知無不
爲爲之必盡其方郡邑水旱當賑給者多不待命下安
其危殆而完其骨內者不可勝計又推餘力以及其所
當爲而皆有成功修應天府學之籌經閘蘇之吳縣常
之江陰鎮江之丹徒丹陽安慶金山太倉諸學作閘里
之金絲堂若武進之孟清河關江陰黃田閘蔡涇閘蘇
之寶帶構鎮江之鎮西福所以通往來資蕃泄者皆公
所重建而人不知勞生貲故迹如李太白范文正梅聖
俞魏鶴山祠宇皆修[illegible]之一不以頻民初公年六十卽
傍所居之雙崖營草[illegible]君千極名以其勝名之至是而
歸老焉娛意於山水之開足迹未嘗至城府賓客過從
飄傾倒相歡所爲詩文若于卷出人唐宋諸大家蓋涵
渥平其言也四年十月三日卒年七十三上開之悼數
命禮部致祭工部爲治墳壁賜之謚曰文襄諸子仁俊
仁迪仁儉仁廣孫琬璜瑑璇琦璲奉葬於其里黃岡之
原既備儀物如制又卽墓之右作享堂五閒以嵗時行
禮中祀公像左右二廂以儲祭器凡諸宜有者無不具

繚以周垣扃以大門嚴殿翼翼內外完好又買田五十畝以供歲費而來求予記其事以示久遠予與公同取進士同朝者五十年知公為最深且周氏之先德厚矣而公又加厚焉子孫相繼足以垂不朽而何待於予言然不可辭也故為書其行之大者以為祠堂記其細可略也

大節祠在西街祀明監察御史劉子輔萬歷十二年知府余之楨建謝志

賢守祠在察院東祀明知府陳本深張本萬歷十二年建謝志

王陽明祠在忠節祠右又名景賢堂康熙間湖西道施閏章建景賢書院今廢額附忠節祠謝志縣志

五賢祠在青原山祀王守仁鄒守益聶豹歐陽德羅洪先有傳心堂謝志國朝施閏章謁五賢祠詩姚江有遺岸縲水盛苗裔從者紛如雲朋會無虛歲遂令空山阿絡繹勤車騎絃歌響林谷逢掖滿僧寺四君尤挺出嗣音相鼓吹寂寥四十春講席蔓蒔荔荒

祠猶蘇然俎豆將委地山鳥懷好音林木自深蔚昔人未云遠顧瞻泫流涕百年一須臾峻阪策奔駟徘徊歧路開白日忽西墜知何丁我躬吾黨竟領領題字破莓苔振衣獨遐思

明德祠在五賢祠旁祀明吳達可吳正志張汝霖黃承元丁繼嗣余之楨吳十奇汪可受祁承鄴楊繼喬張鳴鶚朱鴻謨劉憲龍方肯堂錢啟新龔懋賢蘇酆明時舉凡十八人湖志

郭公祠在城南大街康熙初郡人爲知府郭景昌建府志

羅公祠在縣署後康熙間郡人爲知府羅京建府志

趙公祠在經歷廨西康熙間郡人爲知府趙士驥建府志

林公祠在縣廨左街康熙間郡人爲知府林逢春建後改建劉將軍廟林公仍祀後楹府志

王公祠在石陽書院前咸豐四年建祀三年死事知府

王本梧照磨謝時霖府志

昭忠祠在府學教授署右咸豐九年建祀六年殉難按察使周玉衡知府陳宗元參將柏英及文武員弁紳民共七十餘人府志

忠義節烈祠在石陽書院前咸豐十年建前楹祀陣亡舉人贈知縣羅子璘及死節紳士兵民共數千人顏曰忠義後楹祀蠋夫人匡龔氏及死節婦女共千餘人顏曰節烈縣志

節孝祠在縣學外左謝志以上廬陵

泰和縣社稷壇在縣西二里明洪武三年知縣劉昭先建萬歷六年知縣唐伯元增建謝志縣志

先農壇在東郊雍正四年知縣趙中遴建府志

神祇壇在平橋一里濱江明洪武中知縣劉昭先建謝志府志

厲壇在北門外朝天庵右明洪武中知縣劉昭先建府志

關帝廟舊在縣治右乾隆十三年重建於北門外道光五年移建快閣後咸豐三年燬於寇同治十三年復建府志

文昌廟在千秋門內嘉慶二年建同治十一年重修府志

城隍廟在治西宋端拱二年建元季兵燬明洪武三年重建嘉靖三十九年移建舊察院行署

國朝咸豐五年燬同治四年知縣田大年復建謝志府志

三皇廟在儒學右元末建明洪武中知縣劉昭先重修縣志

東嶽廟在四十六都宋初知縣張翊建 縣志

陳武帝廟在縣西 謝志

通仙廟在王山下祀唐仙人匡智及其兄子大郎唐天寶閒建宋紹興閒賜額輔順 縣志 胡鍄記世傳晉永嘉中有王君子瑤字大阜者漢王喬之裔也嘗慕神仙術自玉笥山道臨陵抵泰和樂其山水隱居凡四十有八年莫知所終相傳以爲仙去然竟叵測也唐貞觀閒又有匡君諱智者長安人也棄妻子脫屣軒冕慕王君之爲人與其兄子往依之吟風餐露攻苦食淡者久之人莫知其所終里人捏塑爲像祠之水旱有禱輒應或云嘗有布鼓自山樹而隕聲聞帝里唐太宗詔取以入擊之不鳴復歸之祠是夕大雷電失鼓所在余聞子贛云毋持布鼓過雷門言布鼓無聲者也今云蔣闢帝里其亦異矣昔葉令每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而自鳴顯宗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不復聲二事甚相類豈好事傳會其說以爲神乎紹興乙卯有詔廟額曰輔順後十年封神爲威遠侯令上踐祚加封肅應於時祀典益輝過者加肅是山古今多題識惟邑人劉欽求四詩爲得其賢予嘗錄其詩又擬楚詞以遣祝史俾歌以祝焉其詞曰秋蘭兮菊英兮駢滋兮階咒紫莖兮翠蓋播埜聲兮襲靄秋芳兮菲菲綠骨兮

素枝高堂兮百靈層之居兮巍巍紫室兮蘿壁疏芳根兮盈戶蘭撩兮桂楣櫛蕙楞兮菊廡周杜蘅兮爲綱茸芰荷兮彌彰璣麋兮爲飾績之兮芝房萃衆卉兮賓延炭茝葉兮萃雲百神縮兮輻轃靈之歆兮苾芬潔余薦兮寒泉澤余民兮甘霈學溪毛兮杜若將以答其恩渚

忠通廟在西平山祀宋巡檢陳百嘉謝志

康王廟在東門外祀宋康保裔縣志

忠毅廟祀元集賢學士達爾瑪寶哩原作達理又名達侯廟在西門外元至正間建明宏治中知縣楊南金以都天廟舊址改建楊貞叔請復祀典

國朝咸豐五年燬明年復建謝志

縣志

明蕭基記監州達公廟食茲土公諱杏理馬識理字正道北平人也初仕武昌調甯國路判官俱有政績至正六年遂有泰和之命始至靜處一室辨味泊然騶虞翠候竟日無所受命曰若等盡歸事父母啇妻子吾無所用爾矣明山相率羅去公秉氣剛毅莅官廉明當元季慶玩之際首戮奸民之干紀者十數人於市於是吏民屏息乃建廟學興教化手書宋仙居令陳

公號之訓以教民有爭訟者望公門自解去江淮盜起豫章戒嚴公逆知時變造妻子奉母北還既而江瑞袁臨望風瓦解吉安相繼陷後守武皆奔以和時公秋遷之内頎赤立無虜資乃親勸富寧出栗泰佐軍帥傍齊萬狀州民貝不恐泣一時豪傑影從如曾伯吊諸君予營十義十者其母者也成傾資以應乃遣兵分控要害以遏寇衛而自師義旅戰於散坑提裘帥十稀人迪戰克據遂役古安護兩部侯以還家新寇犯高行鄰州判趙友直禦於石壁死之上卒猶血戰有衙大呼日北逵相公軍不可拒也來降者數百人明年擊梅敗襲及承豐陰田儲陵東固皆拔之貨安福新喻二州分兵戍龍泉江復萬安綜鄰邪皆倚公為長城嵗大候發粟賑貸及附有代公者萃盜悉眾大出飛書倉涂公時稍作強起蓉負黎明還銳卒拒之門外自張至午力盡幾控乃出裳鋒寇百跌之賊堅見大驚黃彩軍皆棗伏背迫乘勝遂北俘斬不可游數當是時字縣瓜裂泰和最備地卒能以一旅之眾東戕西羽使民人無流亡之昔川對無荒棄之貽山林撫斬諸之虐一草一木皆公之遊澤也末幾得疾衣寇端坐而逝民罷市會哭葬不絕者累月將至正十五年閏月某日也道附不得歸遂旅葬荒山田野闕者紹僕祀焉贈饗賢學士宜興侯譴武宜建輞賜甄忠設待在南平門右凡三兒而三新之楊侯南金以邑內涯祠為公廟而祀則未聞識者喟焉顧未有以續與請也一日楊隱君貞叔誕告於眾曰武宣侯有

偉功大惠於民若之何不絜諸國典與西蜀李公下車慮重隱君而式廬焉君首以公祀事爲言乃請於當事報可與日以舞香謁公廟捐俸餘葺而新之隱君乃更肖公像易以蟬冕置木主列十義士於左右公乃諏日率像屬師生以牲帛修祀禮焉禮成貞叔乃藉石余爲之記

何宣差廟在攬秀亭右元至正間大帥命宣差何綽爾齊（原作何拔都赤）爲先鋒取臨吉上功授泰和監州保全生靈甚衆民德之立廟祀焉（謝志　府志）

郭驛丞廟在白下驛故址祀明驛吏郭俊嘗救水災立廟祀之（謝志）

晏公廟在三十九都濱江明洪武間建（縣志）

唐公廟在三磯頭爲明知縣唐伯元建伯元令泰和嘗築破塘口隄數百丈以捍江水民德之故立祠以祀（縣志）

黄文節祠舊名山谷祠在快閣右祀宋黄庭堅宋縣令

趙師爽建中有庭堅自贊石刻像明初通判黃珪修宏治間燬於火知縣楊南金修國朝康熙間湖西道施閏章重修嘉慶間圮道光三年重建咸豐三年燬謝志

縣志宋龍謌記銅華疊綬堆有百里宗工碩師來宰民社三載之留丁年之重俾其風俗得以矜詩雄視他邦非千萬人中卓然而特立者踦克尉邪稽諸闘見不能追數而其尤者萊國寇公之於巴東文忠歐陽公之於彝陵文定蘇公之於續溪鑾山楊公之於湖陽是也嵩其埒刀製錦昜巽遂隊隨尋而乃愈久愈光抵掌揚眉而談說者符以藉口而不能默何邪山谷嵩先生之於西昌亦然也西呂之爲包固同也其所以有此若不同也以其不同則山川氣色端若有殊快閣之景爲之傳徧天下觀山之泉爲之清漣河曲居者寶之過者敬之度其勢至於無窮無盡大抵賢者名蹟必有堂以表異西昌於此徊爲闕典令者令君淄川恭慮王孫趙侯師爽來綏前規政事巨細畢舉閭里遠近稱善蓋其所施有所祠遊因菜堂於快閣之右隅以副邑人仰高之意且以書米委誇記之竊謂賢者之見蔡於後必有所主主於慈愛者慕其仁主於剛果者慕其義是乃前所謂卓然而特立者然則此於山谷其說謂何東坡知言之說曰瑰奇之

文妙繩一世考友之行追配古人以此而推蕪山谷者一言以蔽之曰文行是已使登斯堂者夷考其文行而日勉焉斯乃侯所以惠此邑之本旨侯字周佐觀此堂足以覘其趨向矣

明廖自強記快閣之右有山谷祠後字趙郎爽所爲也書快閣二大字楷於閣之上黃栞也貫田以壽祠者黃萊也祠廢而重修之則郡別篤燕公補作也自江長以來兵連禍結餘十藏不解祠復廢歲甲辰今道守黃公允中實來佐治越明年政有經理民有常業乃登高臨遠慨然思昔賢流風餘韻之道在而祠廢不治豈惟黃氏子孫之責抑亦官是州者之責則拓地於故祠廢阯而新之實黃公之職也祠後爲堂前爲閉曠之地復買田以授寺之僧使甲乙世學之既落成土之來遊於祠者師其言想見其人如在元豐閉見山谷而吟咏於其側也此允中所以有光於三黃之後者歟傳曰德厚者流光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吾於山谷祠見之黃公名珪允中其字本雙井世家其治民寬御史肅賑飢恤貧均賦抑强政事文學得之家教云

尹直記宏治壬戌秋祠旁慈恩寺火延幾殆盡時御史王君哲參政王君綸少參叢君蘭僉憲任君漢王君敢大守張君清行部蒞縣顧祠舊阯卑隘謀還於別所予論之曰快閣之名以先生詩題故祠必附於此官拓不宜從諸君韙之於是大尹揚侯南金少尹哭侯費祗承與意協力指畫即寺所毀殿阯而兼建焉規制崇宏偉然改觀乃來徵余記因巋有感焉自古君子之

與小人並處若藻猶然卒見居媚摘斥流離困阨以至
於驍徒以文行風節遺思敵與於後世若先生是己危
生學問文章天成性得而尤長於詩兼工真行草書初
州公見其詩擊節嘆賞稱爲奇才東坡稱其詩文超臧
絕塵李舉以自代有瑰偉之詞妙絕嘗時孝友之行追
弨古人之語奈何始以議市易不便見忤於趙挺之繼
以寶錄古書爲誹詠見拒於悼卞最後搜之又摯承天
寺訒爲孝災訪國排擠不遺餘力遂至眠死宜州夫以
衆君于響之而不起以一小人擠之而遊隕先生果何
罪以致此哉雖然距今數百餘年凡昔履懸訪教之所
反皆爲祠人韻土願瞻鑽仰之區而影堂像祠在在尸
祝不特泰和然也視彼小人混爲游盡或遺礎流垢唾
斥於人又孰得而孰失哉　國朝施閏章記廟而爲孜
發而爲言君予之所以垂世行遠者也其人有足傳則
所居不必有奇蹟而一言一事紉豆之不袁豈非以流
風餘額入人者深與昌黎之於袁于贍之於登到郡不
過數丨日齊澤未究去而民嗣之鳳之在圖麒麟之在
郊界是慶雲之在天所見必卡人爭觀之以爲快賢人
君于亦眉是也故其所生之鄉所仕之地及其所遊處
往往追思而組豆之況其被澤既久予人以不志者乎
吟吟後之聞其風昔可以興矣山谷先生令泰和數年
史稱治尚平易不與諸縣平醫英史不悅而民以安慕
吏議之與興論其不相蒙久矣民之頁牧豈有赫赫可
祀哉部志葳其政事之服窮接谿谷遇勝處楓題翠今

攷其集中西昌詩頗少而快閣蓋偶然之作無意求工者前人之閣遂舉而歸之先生且建祠於其旁與閣相終始屢廢而必興士大夫追和其詩至於今不絕夫山谷之名得子瞻而振卒不免文史之禍遷論以死然小人之能死以遷論不能掩其文辭使不傳於後世則小人之忌之阸之者亦徒矣其詩為當世所宗尚稱西昌詩派予未能多讀獨愛其書法而其雜著文辭多湛深性命之言非詞翰諸家所及故雖後於論所超然蟬蛻不以生死累其心子瞻所謂獨立萬物之表而亟推其行誼文章有以也壬寅之秋予嘗登快閣時久雨江漲四堅廟然憑欄移日而祠之無祿久矣且假閣為倉廩委積狼藉乃斥而修之與司李胡君各出其力以屬蕭生伯升會邑令羅拜則以階既甚圻祠用修舉予喜為書其東坡夫山谷岀以祠重哉康熙丙午仲冬月

四賢祠在城內祀黃庭堅曾鞏陸震周詔 謝志

忠節祠在城內祀曾如驥周是修王思劉魁曾翀朱褒 謝志

曾忠愍祠在東門內祀宋曾如驥明嘉靖二十一年知縣王春澤建 謝志 縣志 尹臺記朱至咸淳能死之後天下事殆若破隄壞障不知塹溺所從

出矣大臣竄身亂免則志顧主之忠小臣獻城乞降則甘事讐之辱反面易心肆復自立於人道者舉四海皆是也獨吾盧陵之士倔然以忠義抗振其最顯若丞相文信國公困天下後世所共歟慕嗟思其事與天壤俱久長不慨矣乃時先丞相死者又有寶慶通判贈待制泰和曾公世多以丞相就義從容爲難能視待制殺身慷慨若少易者不知二公蓋易地皆然不當以難易先後論也夫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相之與君其受事社稷同耳故社稷一日未亡則相赴可一日避其君獨死茲信國間關四走流離千里奔不主后於南北播遜崖海騶泛之外至六年幽勢燕獄人心天命無後或然幾徼之望然後不得已以其身殉焉斯所謂仁至義盡蹝聖人不能易其行者也乃若待制在寶慶則所治有大夫之衆而所守有土之制其身與封璽人民相存亡無他畀任可託委者不以慷慨自詭絕欲從容奚就哉故公之判寶慶與並時安撫李公芾之守長沙其事同則死不容或異豈信國所可例概也乎故余於公之死推比信國誠論貞心與事之符合不在難易先後之蹟也公名如驥字德稱舉淳祐庚戌進士歷官所至具有功績用薦判寶慶郡攝守事是時元兵旣陷臨安而湖南城守望風靡遺莫救獨長沙寶慶堅犄角相持故公與李公迨著節死一時明年爲宋景炎改元太學生上書言公專詔超公五官贈敷文閣待制謚曰忠愍宋旣亡元不爲立祠明興百有餘年褒表忠節宏治丁

巳巡按湖廣御史曾公昂檄郡守馬自然疏言之事下巡撫御史沈公陳議可遂合祀公於寶慶城東參政賀公祠中春秋有司莅事著爲令嘉靖壬寅巡撫江西都御史汪公元錫復檄泰和令王春澤祀公其鄒則始建祠邑東城祠地據澄江快關之脩蓋郎公死難時書考功印紙所及者也後十有六歲丁巳巡撫都御史馬公森仍檄郡縣春秋賤祀公若寶慶勿撫公八世孫忤歷兵科都給事論議風宋冠一世數以直諫公註罪竟擯斥不大用而給事之考大守望宏官刑曹時又資執奏因謝被詔獄幾殆幸言臣疏救以免太守從孫御史納與給事同朝仍疏刻權奸死杖下者公之世九傳而三著烈聲章章天下人耳日豈非其風之勤奮乎遠哉及讀公家傳又知公九世祖安弱始以進士提舉湖南中因伉直黜廢信晉氏忠節所賜先其從來入遠矣後之登斯祠者覩晉氏歷代風概將不有勸懸與思發排其行事庶幾公一二流澤不滋乎公事藏前志傳及羅太史洪先所禩寶慶祠記甚備余故不述著乃嘉今祠之成作迎享送神詩使邦人歌以祀公而并刻之石其辭曰諏吉日兮薦熏旨睇邵原兮膽貴水湖蒸湘兮詎洞庭跋公之來兮波帆颯其與異蹇將濟兮風曳之帳孰留公兮莫知余悲公駕玉軟兮挾雨鬼下上天門兮歷澄江之曲洲明月爛爛兮清黑劍劍公神與遊兮不知春秋北方之强兮威樋歷誠公驅厲鬼兮爲宋滅賊後三百禩兮公神茲顯兜我華黑兮俾我響遠公追閩祖兮

從烈孫尊忠引節兮乂我邦俍弗弛以興兮厥允世世報德始今兮宜永勿怠公祀

蕭清節祠在館背巷祀宋蕭楚縣志

劉令祠在縣學右祀宋令劉構謝志

宋羅弢記古之賢令尹有功德於民生爲立祠已耳未嘗寓於學舍而見縣於士類者今邑宰劉公以録章西服繪像於孔庭之有爲士類追崇像而生祠之何哉議者咸曰西昌衆學舊矣建炎間而一新焉未幾強寇入境乘風縱火勢若燎原比屋相延數日不絕凡十里間官廬民居鄉亭驛舍衝房道院委棄灰盡者不知其幾區惟是夫子之宮危脫於虐焰之劇處若有神物護持鳴呼豈天未喪斯文將有敢於來世故邪自是厥後學製銷者出不由此往往忽其獨存每期於盡廢也於是一變而爲酒坊再變而爲兵屯又再變而爲廄儈又再變而欲併有其地矣俳優訕笑介胄斬俘執據汗漫於吾夫子靡所不至在陳之厄何以加哉志士仁人拊膺扼腕不能捄止閒有謁儒被檄權局方屬意於繕治而代者已及門矣公下車之三日謁先聖先師畢周行而備觀戚然改容而嘆曰世亂則學校廢雖國家多難而法度固存吾道一至於此可坐視而不顧哉翌日命工鳩徒折棟壞樓斧而易之頹垣敗砌杵而葺之蒼苔碧蘚鏟而剔之黃茅綠草薙而愧之然後正其門載嚴其廟貌黼黻文章之脈燦燦

而彰明簠簋籩豆之器秩秩而備具逮上丁釋奠則盡率此邦之名士周旋揖遜於其間仲尼之道既飽而復明武城之風既頹而復徒徇有訛軍儲爲詞必欲中分其宇者公知其異趨而不可固爭乃須假之勿與較也是何異於孟子之闘揚壘肄愈之排佛老其難者哉與宮肇修祀事既講逸衿佩於城關者公皆誘而還之擇士以司其教道又植三愧於門徑使學者來遊於此茈清陰之餘思黃中之義異時居上公之位必能懷天子之民不但羅軒冕夸權勢闘遺利於子孫速衆謗於鄉罪也有以公事至於假宦公酌其情之輕重察其理之是非或謝而遺之或拂而教之非特迄代不辱一士士有辱於胥吏者公知其非葺而不能自直力爲棄之州牧達於春宦俾刷知其恥而復其舊則其衞道之嚴與夫變士之篤可謂負出前古矣用是而生祠於學肅非願服之心乎公之作邑謹庠序之教闘絃歌之聲於師旅之餘餞餞之後則其爲生祠也固宜時紹興七年八月初一日

趙令祠在縣學右祀宋令趙師爽嘉泰開建久廢謝志

六忠祠在治東祀宋勤王死節𦆭明哲彭呂胡文可胡文靜劉仕昭黃士敏六人康熙中知縣田惟冀建謝志四

惟冀記丞相文天祥倡義勤王四方雲集其開捄身甚
難者吉郡凡二十五人泰和則有蕭明哲彭呂胡文河
胡文靜劉仕昭黃士敏共六人焉按蕭明哲字元市守
充架閣被執不屈死於遂與彭呂字景望爲諱溪院長
元兵陷虔抗志不辱從丞相赴難死胡文可字可山都
家招勇從丞相於海上受縛被既復集義兵赴難死朔
文靜字靜山領提督事招致不從日衛死不負趙氏李
居其家劉仕昭鎮工耳誅復末成血指書帛云生爲宋
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遂以帛自縊其驚人
獄或乞憐苟免獨賁士獄者慷慨不撓題其謁上有好
收吾骨首陽山之何臨刑嘆日恨病失聲不能大縣耳
嗟瞭青州自楊文節公而後蹶生文信國公挽斜陽而
收殘局一時相從如蕭明哲背侪身不順傾家不顧刀
鋸鼎鐵不顧覆宗憾族不顧此其忠背可碎鐵心不竊
豈可以底敗論之哉過此而由元迄明則五百年忠義
頻問有死紅巾者有死金川者有死土木者有諫易儲
死者有諫議禮死者何莫非此六忠有以敵之也予見
前志紋略特爲攖補井思建嗣以祀因訪六忠後裔子
孫振振咸樂趙事以卜其地構三附以位六忠更劍一
閒後快閣信國公石像祀之於後春秋舉祭既不忘其
所自又各得其所尊庶幾崇表忠義之心
可以少慰時董其事者縣丞張震居也

十義祠在城西祀元陳新曾貫康震蕭景朱思忠蕭宏

量梁端甫曾慶道曾以文楊復亨十人康熙中知縣田惟冀建咸豐三年燬今附祀達侯廟謝志縣志

四節婦祠在萃和書院西祀元死節楊用霖妻蕭氏子婦劉氏原作母劉氏據曾記改正鄒婦陳氏鄧氏明知縣楊南金建謝志曾雲記邑義井之北故有四節婦祠者楊侯南金所建也予攷鄒邑志所稱元末義井事未嘗不悲其志且歎焉始寇之來也楊用霖妻蕭氏以姑衷氏豈相不忍離去子婦劉氏以其姑侍祖姑之故亦不忍去病攜蹈井要之皆死於孝陳氏鄧氏俱鄒人劉氏婦今莫詳其爲誰矣四婦者閨閣笄褘微細者也乃能於生死之際相與從容決擇豈不毅然烈丈夫哉明與百三十餘年而有司未聞舉以祠者然猶幸其井故存也始楊侯之尹吾邑也首詢義井所由慨然有募於四婦之節曰是足以厲世於是毀近井淫祠改祠之而以鄒人守祀且詳其事於存古錄蓋宏治癸亥歲也如是卸百世俎豆之何疑焉嘉靖庚戌去宏治間僅四十八年乃誰意守祠者遂駸駸生戎心欲井吞之爲已地哉不知守祠者可自露盜邪鄒邑志存古錄可盡去邪井故可改邪而若人者乃欲犯天下之大不義而爲公論所歹齒焉亦愚矣嗚呼俗之蔣至此哉靈理祠基倡之者杜史

曹公林罪鄉人兩復之新之者則柱史蕭公崙蒙也蕭
公以節婦之八世孫庠生楊祉初藉等訴貴且傷節婦十
之不食者數年機有司重建祠焉工舉於壬子四月木
一日以五月二十一日落成費公金三百有奇祀以
壬禮也守者不以他姓徼往也祠成之二十年爲隆慶
辛未楊氏子孫謀刻石以詒奕世乃敬進其事書之碑

劉司業祠在城內祀明劉崧 謝志

褒功祠在城東明宏治十二年敕建祀楊士奇嘉靖三
十二年賜額褒功飭有司重修 謝志

王文端祠在城西祀明吏部尚書王直 謝志

羅文莊祠在北門內祀明南吏部尚書羅欽順 謝志

歐陽文莊祠在縣東雲亭門內祀明禮部尚書歐陽德
謝志 明尹臺記上下四方之遠古今千百世之久其
變不可勝窮也而道之綱維其中者未嘗廢明而行之
豈不因乎其人哉明興列聖以道相承政由先王取士之
必誦法孔孟非六經之訓及宋諸大儒之說無以自進
於有司道之行乎上而明乎下燦然與三代同風矣乃
近百年中河東臨川江門諸君子復各以其自至者表

述當時雖所入殊轍要之皆聖人之徒也陽明先生最後起東南開超然獨契本心得往聖易簡切近之旨推明大學格致要訓合於孟氏良知之說使學者自求明悟以究聖人之旨歸其學既盛行海內之士莫不聞其風而慕之然能真知力踐之者鮮矣我歐陽南野先生幼負奇質自結髮受學即以聖人爲期弱冠薦於鄉聞陽明倡道虔中遂辭計吏躡屩往從之游蓋出入其門六七年其渙然自融於指授之外以默識妙義之術微雖陽明不能或益之也陽明既歿學者爭景嚮相附游其門者半天下莫不饒推得陽明之宗統云公發迨年門人學子爰思魯士築場之義相與度地建祠以樹度爰靈序報祀無數郡邑之長閒而並嘉贊之以告蒙省大使於是諸司爭出罰鍰佐厥成者爲品式春我饗獻悉以有司蒞事衆志大悅於是公高第弟子僉都御史張君兩公僕朔偕君于拱豎諸招紳衿佩戚以盡脊私淑公門宜有吉識麗牲之碑臺惟公之神往矣所欲與諸君子同其良知之致則雖後百世而猶存也故以公之老友信神明者施之家則可使九族格化矣以公之謀謀信寢筮者著之朝則可使四海承風矣故謹書之石俾後之出入公祠陟降公神左右者尙覽是知所從事無徒以奔走邊豆致恭爲尊公於既歿之虛文已爾

劉晴川祠祀明工部員外劉魁在西門外狀元坊 謝志 縣

王改齋祠在城西祀明王思與王文端同祠縣志

憫忠祠明隆慶間改朝天庵建祀明死事副使汪一中以巡檢劉茂及溫杲附祀國朝道光四年重修縣志

周龍蟠祠在城西祀明死難紀善周是修縣志

昭忠祠在快閣右祀咸豐間禦寇殉難胡大魁張捷魁顏芳秋孫廷錦郭英楷曾其恕孫葆初羅建三梁作卿諸人及陣亡勇目同治二年建縣志

節孝祠在城隍廟右謝志以上泰和

吉水縣社稷壇舊在文廟後元大德八年遷恩江南明洪武七年再遷縣治南坊

國朝改建縣東南郊一里府志

先農壇在縣東南一里雍正五年建府志

神祇壇舊在恩江之外明洪武間徙治北宏治間再徙

南坊

國朝改建東南郊社稷壇左府志

厲壇在北郊三里明洪武間建謝志府志

關帝廟在縣西南隅城隍廟右明萬歷間邑人鄒元標

修

國朝康熙間重建雍正三年知縣劉仁恕改崇道觀爲後

殿乾隆十三年知縣米嘉績修置祭器府志

文昌廟在儒學大成坊左嘉慶三年建府志

城隍廟在縣南隅明洪武間建

府志　明周述詩瀧江欲渡虹為橋灘瀨春擊蛟龍跳瀧頭有廟非一朝瀧民爾傳神姓蕭殿腳插入白鷺履青原舞翠挹岩嶢朱甍日出煙霧消碧瓦不動岸青深怨然飛電劃紫霄天為借怒生奇飆游龍揮雨洗茂參桂花墜落香雲飄百年古木空中號櫂能擊鼓鶴吹齋官艘買舳騎欲焦廟前泊檣不敢搖楚詞越貢設漿椒瀧之蠻乃或可招

忠孝祠在縣學右祀隋李孝子宋歐陽修楊邦乂楊萬里文天祥明王省王艮尹昌後增祀王楨李邦華謝志

李孝子祠在縣學左府志　明周敘孝子亭記人子之於親當無往而不盡乎誠也生則養以適其欲沒則喪祭以致其衛此其常也脫有不幸損軀隕命所不暇顧是皆出乎天理民彝之真夫豈可以傷為哉吉水李孝子隋大業中人幼喪母哀毀過甚事父益至每出踰里輒反曰吾可暫時忘膝下乎父病十旬衣不解帶既沒未葬比舍失火火燬至遂慟哭伏棺而死事收縣志其墓在學宮之旁墓之前有亭廢興不一國朝洪武初知州李侯恆甫新之前進士陳公宗舜為之記宣德間知州柯侯遲復新之廢久碑殘缺令武昌劉侯釗來知縣事既除治其墓修其亭慨石刻不存乃屬記於余惟吾邑以忠孝聞天下有宋將楊忠褒

公邦乂以通判建康被執死楊文節公萬里以權臣專國不食死與歐陽文忠公俱列祠於學宮夫孝百行之本而忠由之以推也方忠襄烈陷罵賊不屈卒衆自刃其愛國之誠與孝子伏相羅賊焰愛親之誠何如哉盡當是時知有君親而不知有其身知網常大義之不可泯而不知自刃烈焰之為可畏非天性純競而所學所養有素者能之邪吾知二君易地則皆然矣孝予名不顯於史傳獨以泉故猶使人觀感興慕若此豈非人心之天亙字宿而長存者嶽山是言之孝子以孝倡於八百餘年之前文忠忠裒節以忠繼於四百餘年之後偉吾邑措紳士至今家服詩書而人尚節義者豈無由然哉因記斯亭遂并及之以為臣子勸夫激勵風化以淑人心縣介之職也劉侯親政之初而致意於斯其亦知所本矣是皆不可以不書

忠節祠在縣學右祀宋歐陽修楊邦乂楊萬里 府志 明彰教

記先王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邇而達於遠政舉於上而服乎下毁舉不偕誅賞無監士生共開一遠修飭而無所回互上之人亦佞好是正直而不彤焉孫我教有言國之所是眾之所非則閉有感於先王之協矣宋故參知政事歐陽文忠公修以古文倡天下以風微立朝廷以禮義廉恥處進退之際後世至比之幹愈孟氏而猶惜其不盡用南渡之初建康通判楊忠襄公邦乂不肯以城降敵刺血書裙死於位開禧之季寶文闕

待制楊文節公萬里不肯屈附貴勢媒進取閣擯屈誤
國計積根不食死於家去今三百餘年流風遺烈與秋
霜爭嚴嗚呼尚矣然文忠在當將一知貢舉而諫者成
聚一入政府而誘者盈庭一移書朝列而如高苦誦者
亦得以操切而困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譽望
如妟元獻猶懷之終身不置一不奉行新政而晚出用
事之人相與斥排目爲流俗奸邪至使朝廷薄敬故優
老之禮而不恤此其見是於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褒
文節事不盡傳然籍計一時全軀取寵之徒黨與倡和
必有以明其之用晦趨時之變通餞屬之眸道苦節之
匪貞上下靡議論者陰肴名實之位潛鼓進退之機使
天下之人其然習而安之信而用之共於兩公所房不
誚其悖必笑其狂由今而觀其是非何如也雖然亦豈
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事變公論隨自乃欲追直其毀擧
而正其詠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嗟夫此豈稱
士之不幸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塋故在吉水
之旗墻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隸吉木故吉水有忠
節祠合祀三先生者舊矣歲久修葺不嗣額毀略盡江
西按祭僉事南海陳君夢祥按視學宮軫偉湮廢乃命
以贖刑之金別構祠屋爲三溢閒於講堂之右孝子亭
之北立主奉祀一如故事既邑之人士謂教宜考故詔
令刻祠下教不敢齡稱惟三先生之烈在天下不齊
家至而日見之況於鄉邑之閒父兄長老所論問街談
巷議所道說無亦嘗有扼腕太息於其時其事者乎無

亦有歆動企仰願爲之執鞭者乎有志之士尚與道以端其趨養氣以厲其守庶幾三先生之是而不奪於衆之所非匪直先正之光鄉邑之重實國家有賴焉陳君勇義强仁所至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觀其所是可以知其人矣

楊氏忠節祠在滁塘祀宋楊邦乂楊萬里府志

胡文穆祠祀明大學士胡廣在夏朗邨謝志府志

解學士祠府志作解文毅祠祀明翰林學士解縉在儒學前謝志府志

熊芝山祠在大東門外祀明都御史熊槩謝志

李莊介祠在谷邨祀明都御史李中謝志

羅文恭祠在縣學右祀明贈光祿少卿羅洪先謝志

鄒忠介祠在縣學前明巡撫解學龍建祀左都御史鄒元標謝志

劉文介祠在文昌鄉夏朗祀明學士劉儼府志

劉文節祠在忠介祠右祀明祭酒劉應秋舊在解文毅祠右乾隆十四年移建於左謝志 府志

劉一球記

吉水文章節義甲江右明神宗朝文節劉公以直言議切朝政忤時宰與忠介鄒公齊名顧忠介諭以未入庭忌用懸遜至都御史公官國子監祭酒竟被黜以卒崇祀時始附禮部侍郎賜祭葬建祀祠於學宮前論者咸惜公弗獲大用要之公文章節義彪炳史冊間未嘗不與忠介同至今凜有生氣也余來司吉擇載稽祀典若歐文忠羅文恭習恭端鄒忠介李忠肅解春雨諸先生祠祀俱如故獨公祠傾頹殆甚每春秋祭享俎豆無所依薦羊之供深人愚弔客歲邑有修學之役其從孫國博然在歲葬事倘然與族孫廩生維誠謀之族人捐資貸趣中仍舊為及肩常祀公專主前廊內門廊後增築寢室屏列本宗崇祀鄉賢諸先輩位於其側而向所嘆為頹垣斷瓦之區不數月已煥然巍然與文忠諸祠並峙吁余於茲有感矣夫天地之正氣鍾於人為文章節義其用世有幸有不幸而其精神自塞宇宙亙古今而不可磨滅公與忠介莫逆祠宇亦復比鄰過茲祠者當必振奮悚膺而文章節義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夫乃知國博與其族人有造於此邦人士大且遠也

曾泉南祠在濠右府志

彭狀元祠在瀧頭祀明侍講彭教府志

三曾先生祠在縣學右祀明布政使曾存仁吏部尚書曾同亨大理寺左丞曾乾亨府志

毛襄懋祠在南城外祀明工部尚書毛伯溫縣志

忠孝祠在元潭蝌坑明崇禎中建祀刑部郎中李廷諫額曰忠孝謝志

旌忠祠在城内大街祀明左都御史李邦華

國朝順治十六年

賜諡忠肅幷給祠祭田畝謝志

陸公祠在北門外祀明知縣陸逅昌

國朝乾隆八年重修府志

友烈祠在縣學內祀明李士開

國朝康熙二年守道施閏章重修道光五年移建學後府志

明文震孟記友烈祠祀吉水李君士開必先甫必先與異母弟士圖同舟而濟弟溺於水必先號為圖自投於河以殉邦人哀焉為上其事臺使者蔡使者下檄都邑祀君以膠庠而其行人司馬公具疏於朝天子愍其事敕建坊旌邦人謀之人謂既奉明旨風勵名教封固不若祠之永也先是邑有隋李孝子之祠蓋祠父而死於火者今必先則殉弟而死於水者已議合祀成又謂祠後為孝子墓祀享非宜則別祠於孝祠之右兩賢相峙若賓主云祠何以名友烈也著人倫有五臣死君為忠子死父為孝妻死夫為貞則友相為死為義烈惟兄未有為弟死者今兄為弟死名以義起標為友烈不亦宜乎有私論必先為孝烈者蓋原本其志意以為烈烈之氣發於至孝且書固有之惟孝友于兄弟天下未有不孝而能友者也是以論之孝烈也而祠以表微則弟如友烈之彰也

功德講堂在北門外祀

國朝巡撫董衛國布政使劉楗巡道韓庭芑姚啟盛知府

郭景昌增祀知縣王雅邑人李元鼎府志

節孝祠在湖西道署左謝志以上吉水

永豐縣社稷壇舊在報恩寺塔後明萬歷十九年知縣吳期炤遷永寧寺故址後知縣瞿式耜仍遷塔後

國朝改建城隍廟右府志

先農壇在一都田西隴嘉慶十七年因壇地卑溼移建恩江書院左謝志府志

神祇壇在狀元樓上游府志

厲壇在三都謝志

關帝廟舊在南門外後改為龍王廟乾隆五十三年州同徐詠川移建城內南坊並立帝先代祠府志

文昌廟在縣學右嘉慶十七年邑紳陳錫祥捐建尋燬

同治五年邑紳王如瀚重建府志

城隍廟在縣西歲久圮康熙五十六年知縣王坦重建咸豐間燬於寇同治十年復建謝志府志

龍神廟在南門外即關帝廟舊阯乾隆五十三年建道光間圮於水移建觀音閣右咸豐間燬府志

火神廟在下西坊六一祠左乾隆四十九年建縣志

劉猛將軍廟在城隍廟右道光二十三年知縣馮詢建咸豐間寇燬府志

東嶽廟在南坊府志

天后宮在下西坊道光間建縣志

汾陽王廟在治南祀唐郭子儀

國朝雍正三年知縣胡仁濟重建咸豐間燬同治九年重

修謝志縣志

張王廟在上西坊

謝志自有言
明吳期炤記張王廟莫詳所
工雅陰人亦莫詳其名今讀
黃匪潮記謂王郎張公巡也昔隊祐太后既太子自蘋
反避胡難急潛入公廟須與門結姝綵飛塵萬艷明兵
尾至者以為空廟無人遂不入太后獲兒兵退解去帶
謝之令尚存偶墜一替不句日珠蕃茸萱生發化為合
笑花云後太后還金陵太子剖位遺將锡世雄鐵共持
金帛來物以答鑾既二將竟代地死謂上帝差領兵符
而逝由前庇宋后一事似為忠魂虫後死二將一必似
為崇鬼是神果雖陽邪余悲此地好鬼歲時社祭必引
死生閃忽之說以為神素若飽符張死者此皆懸民好
鬼皆邪之畏詔也雖陽忠義天植觀其西向告庶天子
日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國鬼以殺賊至今論其言懍
深生氣公生受明鬼之害忠雖改物而不與虜但生之
心越千百年而不能一日志者趙宋國忠多觀胡騎野
踰中卜忠忠魂之所不忍拔除冥之中冥太后太子於
難是郎不貪死當殺賊之一言若之土命使公果有靈
方將佑而還之何為陰亟而迷死之也雖然廟者神之
依也心者神之主也此方之民果以雖陽奉之乎則亦
教禮明義崇正去邪俾心與神通自然叙福遠禍矣必
借崇鬼謬迷之事以為神靈余核此方賢達皆言廟祀
雖陽其言推陰者非是余信之遂書乾坤正氣額其門

蓋將聚睢陽之神而又以堅此方奉睢陽者之念也

三閭廟在水南祀楚屈原謝志

忠靖王廟縣志作英烈廟在縣治東祀唐張巡謝志

醫王廟縣志作都天太子醫王廟在縣治北祀張仲景謝志

旌忠廟在縣北一里祀宋邑令趙訓之嘉定元年賜額後增祀縣尉陳自仁熊彥明謝志宋周必大記高宗皇帝中興之三年歲在己酉金分道入寇汀浙大擾十一月隆祐太后自洪上饒護衛將杜彥楊皋道叛房撫之崇仁縣遂犯吉之永豐知縣事左承議郎宗室訓之素懷忠憤有爲國捐軀之志至是率尉修職郎陳自仁拒戰境上分民兵爲二一繞賊後一據地利誘以羸卒賊遇伏兵而敗他盜螘附鴟張尉死之侯力不支轉鬪入邪罵賊遇害年四十四賊視其營柵嘆服而去邑免焚蕩士民獲全不可勝計人人德之奉其柩葬太和鎭源鄉又祔祠城隍廟水旱疫禱焉明年詔贈朝散郎加直祕閣官其後兩年自仁亦贈通直郎官其一子同立傳國史久之二孫彥墉彥權皆踐世科歷內外任慶元五年彥墉以九江郡丞沿檄省謁祠墓始從父老歐陽昌等得侯死所卽邑東藥

師院隙地創廟三間設侯及夫人俞氏像尉與享焉廊
廡門闕嚴潔相稱以九月興工六年二月邑官致祭落
其成郡守趙善鑄鬍鞱作既助費復上其事於潛潛雷
潔下樂安丞吳魯鄉新途主籌梁季安繼來褒實俱謂
侯節義顯著禱祈輒應實有功於民嘉泰元年太嘗擬
賜廟額旌忠六月王寅制曰可彥槐等請文刻雖姓之
碑乃作迎送詞歌以祀焉其詞曰忠死爲神仙兮前言
孔彰我侯解兵兮上征帝旁民懷德惠兮姓名愈芳天
子有命兮與祠舊驅新宮翼翼兮像設堂堂帝意若曰
民不志汝汝豈志往其廟食從巫陽春秋祭饗禮有常
牲牢潔肥質椒觴坎於伐鼓舞洋洋神具醉止欣樂陳
時節尚帝奏祺祥兩賜以時豐稻梁應鬼驅除絕簫撰
恩江湯湯兮與神之績禱遠而禱彰　林永中記事有
恩久而禰彰與世相感者惟忠節然也我宋建炎之
初鑾與南渡國步多艱叛將逆賊逐猶竊發楊皋之變
吉之永豐令趙公訓之皆尉陳公自仁捉兵捍鄉俱死
於賊迫紹興二年謝小鬼唐小鬼嘯聚先破撫之崇仁
倘勢來侵邑之遇寥能公彥明爲宰有仁愛忠儀之心
閩其來慨然領兵出境迎敵遇於與平鄉打不場力戰
而死賊遁去民頻安全其後有以皋事閩於例道公累
封至忠果公陳公亦自初品官賜通直郎於之後爲奏
請賜額旌忠人丞相罔益公記之詳矣陳公雖立位與
享像則未有也惟無公死後當路者不白於上裘廾之
與倘缺人思其恩立像附於城隍之祠歲時薦享至今

不忘嘉定丁丑延安韓君來爲邑丞才力有餘識趣超卓剏綻析滯易於決流祀事之明年百廢具舉吏民敬畏又明年政成斷職復修旌忠廟一日謂永中曰陳公與趙公獲並祠於旌忠而可獨無像乎熊公死節與二公相頡頏而不得附祠於理安乎永中對曰茲事關風敎然爲吏者困簿書束纏墨鮮克介意宜亟圖之明日公後道耆老而詰其首末陳公容貌尚有能記憶之者於是命工肖其形而望之熊公舊像亦新彩繪乃涓吉日而迎於廟儼然則率同寮祀以少牢酒行三獻永中以能官小職擬行終獻事竟與耆老嘆息而言曰捐軀死闕非節操與秋霜爭嚴者孰克祀表賢勸後非草木同臭腐者孰能爲國家自紹聖後元祐忠義之士流落斥死殆盡奸臣相結專執國柄勢焰薰灼極而至於宣政士大夫以讒諛成習名節盡喪膽成金人之禍啟焉南牧長驅直入如涉無人之境內外之臣貪生失守者不可勝紀二公特命尉將所立如此是誠一代之偉人也今韓君跡其後僅百載乃能立其像而並祀之豈非事有歷久而彌彰異代而相感者乎韓君廼武當軍節度使之孫忠武蘄王其叔祖也二公中興名將忠義大節君盡生長見聞者其人可知已嘉定庚辰某月日

康王廟在城隍廟右祀宋康保裔 謝志

文孝廟在北坊 府志

水府廟在二十都府志

后土廟在六都府志

萊蕪侯祠祀宗聖父曾點府志

宗聖祠祀宗聖曾子府志

六一祠縣志作西陽宮在永豐瀧岡祀宋歐陽修淳熙間陳慭簡建咸淳二年修

國朝乾隆嘉慶間知縣陶浚朱倪先後倡修一在縣學東北謝志、縣志

宋楊萬里記予門人永豐羅椿移書
抵予曰吾邑之沙溪六一先生之故鄉也有先生祠
堂祀矣其左老子之宮曰西陽者也其前崇公之基也
屋圯於祭里之士陳慭簡撤而新之其經為尺六十緯
稱之為楹三十有六監丞周公必大為書五字以揭之
而末有記之者廟介椿以請謁焉萬里曰是不記不可
也蓄以韓退之後斯文絕而不續至先生復作而興之
天下之於先生不此之知者否乎若夫自唐宋五代以
來為臣者皆以容說而事君能以容說而事君豈不能
以容說而事讐乎忠言直節舉明主於三五以丕變容

悅之俗至於慶曆元祐之際近古未有天下國家至今觀之亦有知作而興之者先生乎自古是非予奪聖賢不能齊也及其齊也聖賢不能易也如三百年之唐而所師傳者惟退之一人本朝二百年矣而所師尊者惟先生一人何其齊哉舉一世而皆然或者以一夫而不然然者衆不然者寡未害其爲齊也後此而千百年其如今日乎未可知也其不如今日乎亦未可知也至於然者衆不然者寡則可知也先生可以無憂矣夫抵賢人君子效而建祠者或生而不過者也先生其道行於世其學行於天下後世雖不祠之天下獨不知有先生乎生而無卞過歿而建祠此賢人君子之盛獨先生之孝也乎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非尊鄉先生也尊鄉先生所以教後之人也今吾州自郡庠鄉校皆有鄉先生祠堂矣沙溪實先生所居之里而不祠之可乎予見今世之士其有所舉廢也或者有所爲而爲之也自肩山之絲據尊之黃相繼論謁先生之徒黨皆無在者而陳懋僻徭然作斯堂而尸祝之其爲誰也生而有爲其不以此而易彼乎淳祐丙午正月日　歐陽守道記

淳祐初今參知政事古心江先生守吉州予以進士爲郡客先生問曰此州天下稱歐鄉想文忠公後其盛子於公幾世乎子對曰非也予之先世墳墓遠者二三百年皆幸存而名許肯藏所居所葬與公瀧岡阡表無一同者歐鄉之稱亦不起於公然自兩唐時郡爲歐陽進士表坊里已有之矣先生曉曰子乃不肯如他人附同姓

名賢之後他日必能於斯文中自立者也乎日同姓名
賢而可附黜吾祖矣自立則不敢不勉蕃於今幾三十
年獨竊取文忠公之書而祠習之莫能影影其岗一而
巳老矣以是愧於嘗世儒宗之期望而瀧岡阡近有文
思公嗣堂其里人陳氏字養廉所爲立也誠齋楊公記
之於前今養廉之孫應雷復新之乃請於于爲之記予
敢乎哉應雷請不巳曰學公文則可以記公祠矣在昔
未階誠齋以巽之辭況同姓乎且公不曰二巳歐陽昔
同祖塘率更介姓予撫以復銘則遂書門死而有亟四
世之間死而不乎內世之姓此公平生語也公之盛德
宜自世配惟是朽樹之阡傳公耐太夫人於崇公崇而
復還朝至老於瀧蕃二十自問不再至宿熙內千去公
葬父而餘年矣嫡其犧居年其松椒緊陳氏是特之爲
公祠堂而尸祝修若子於護卧然者誠齋承刑之公同
以得此於陳氏之尺之秉父好是落德敬其人因及其
父母陳氏此心哉齋亦此彝也往時容齋洪公請思頌
詩而不瀟以爲誠岡在所心胡爲乎思穎夫公豈一日
而忘此者觀其瀧疏乞鄉思而不得亦可以喪其志矣
孔子於合葬之屢日邱也郡西南北之人也不可因此
識也封之崇四基先墾救時行道之心不能自巳其於
四方之役則識尺而去使後之知之者不獨一鄉是父
之家是亦藉鄉蔡守之矣豈惟防墓焉夢賢之時伯忠
先亡子思尚幼築室於陽三年而不去者乃門人也世
賢囯多厄然惟其有以爲爲世之傳則謂優於所嗣四

世之祀公之瀧岡吾知其亦計及此也況豐碑刻表又
不止於四尺之封乎陳氏子孫雖不讓公而公之初心
固以好是藝德俟斯人於來世矣東坡公之門人也旣
葬宮師公於老泉終身不得上卽備元祈閒有賈大夫
者倅眉坡公祀以青松三萬廟得以甘宋同不翦賈爲
往視坡公謝之當是時拔公在朔買大夫要及其先葬
猶有一日交情之素孰知陳氏數世於權兩存亡不相
及無所爲而爲之者文忠公遺像在堂陳氏往升之吾
知精神所感公之鄉史有蘇於蘇之爲背謝也資所詩
懋簡里人以誠齋品題稱爲獨立翁松穀處上諱無徹
字幼哲應雷其曾孫也功哲晚年有意新是祠堂未就
歿有遺言應雷方葬父又追繼先志皇皇乎不能綏豈
非世世爲尙德君子哉鳴呼世俗所詞祠惟祠祠鬱動
者嘗得之不然則又觀時之所崇尙者其於先賢亦如
浮居老子之宮更衰而迭盛彼不必皆出於中心也自
議齋前記巳嘆之矣拔翁序六一集日天子明聖詔修
取士祛俾後學者知信歐陽子之書今歐陽子之書故
在也陳氏一家於是爲篤信矣咸潘二年某月日 [blank] 餘
煥記歐陽六一先生歿百有餘年縣學雖以時祭祀而
祠宇獨欲落熙丙午陳懋脩始建於瀧岡所之側慕正
丙子令大參宣公守是邦復建於都治之南壬午知縣
事陳侯又建於縣學之北旣成貽書中都屬煥記之自
夫子後爲活荷楊韓繼以道鳴逮公出學者翁然師對
請爲吾未韓愈氏則尸而祀之皆不容已況承豐乃公

父母邦也雖公之鄉業崇勳傳信國史高文大冊垂訓則無極然鄉邑後進逖不見前讜與型非有以作與之則遺風餘韻將遂消張此侯之意亦廣所樂書也初公之出仁宗英宗一意爲用公亦慨然以道自任事不可益極論直前與高若納書讀既爽亦後遊物苑奏大政内外徧歷忠節凜凜翰成盛治超陵漢唐前後稱名臣惟韓宸歐范且自唐宋更五季士軼卑弱累朝聖化致致陶治而時循以保裂怪僻相尚氣奮不顧一切屏絕而後士知鄉方型宋文風追縱三公則公之所立爲何如夫士之自立固難而當羣邪交代中求以内金者尤不易公自知諫院屢請賓執政以嫉所可之步小人因以側目叢論既興相假崙崇偶封時致之公之述危矣而卒無狀楊承德陰中之青公附迹復矣而卒不行薛宗備無椒之訪御史持益力之迹獄矣至而反復籍詰卒無指謚雖主德聰明眷同優危危公生卒所立結知行素得自免邪免於一難矣愈非至三邪甫論六秩勵然懷歸卓爾高風足斷萬然猶一氣孕秀開生賢皆至祠發使闕自有時不知遂獻年而後後有如公者出則士之於公可不知所迹百幸而且仕於其徵皆又可下思所以致其敬邪況邪記殺城廟則公亦何事乎祠觀公之記吾州學世之乎道德則秀之說則公之念鄉拔亦切矣故余又辭二大者言之是亦公之意也陳侯名觀承嘉人愛其議郎乃年癸丑七月望

元吳澄西陽宮記文章擬爲傳世難聖賢

之餘事然其盛衰絕續之際實關係乎天地之氣運周秦以前尚矣先漢賈馬二子以來八百餘年而後唐有韓子韓子以來二百餘年而後宋有歐陽子天之生斯人也固不數也是以百世以下萬口一辭稱爲文章之宗工尊其文則尊其人尊其人則敬其親苟敬其親也則其敬無乎不在而況其墳墓所在乎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之記也西陽宮者何歐陽子之親之墳墓所託也昔韓子三歲而孤先世墳墓在河陽時或往省歐陽子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永豐之瀧岡終身不能一至蓋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予官於泰而遂終妣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隨州推官粤一年崇公歸葬於吉葬後還隨歐陽子年二十與穎州貢二十四登進士第歷仕多在江北及留中朝年四十六而太夫人喪次年歸祔崇公之兆葬後還穎崇公之葬距越國之葬歸四十年越國之葬距文忠之甃又二十六年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一省墳墓而不可得其墳墓之託幸有西陽宮焉宮在永豐沙溪鎮之南舊名西陽觀莫詳何代華創宋致和乙未道士彭世以起廢搖地得鐘識云唐貞觀三年已丑西陽觀鐘崇公諱觀贊異而字同乃請於朝改觀爲宮宮之後有祠堂合祠崇公父子阡表世次二碑豎於一亭中閒祠堂敝里人陳氏新之淳熙丙午誠齋楊先生爲記其後堂復敝陳氏子孫亞暨咸淳丙寅巽齋歐陽先生爲之記前田萬侯嶽卿守吉出錢十萬命邑尉陳元勳修築瀧岡阡之門牖與墳

紹興辛亥艮齋謝先生記其事尤爲該備獨西陽無片文可稽祠堂初記丙午至今一百四十四年矣祠堂續記丙寅至今亦且六十四年矣而宮之道士鄒文質始遣其徒蕭民聰來請記建宮本末民聰之言曰宮面山枕溪拱抱明秀金華枕源冀其左龍岡鳳岡峙其右地之廣褒六歆而縮禮神安眾室屋且完宋南渡後道士陽紫者四劉師禹陳宗益彭宗彥曾若撫也但之歲人米以斗計三百而贏則宮之可藉以永久者宜也而尹竊有慨爲嘗閒諸禮士之去國止之者曰奈何去墳蕪也子路去魯顧于俾之哭墓而後行然則古人未嘗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爲戚也而唐宋二大文人棲栖無所歸末年就京就穎而家悉不得歸近墳墓豈其心之所樂哉今瀧岡之阡歲時展省如其子孫者西陽宮道士也據禮之常猶義之正雖若可慨倘非歐陽子之文上配韓子如麗天之星斗光於上下與天無極而人之爵御推之以發微其親者亦將與天無極則亦何人從使其親之得此於人哉夫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以其不謂之孝子哉夫得謂之孝子也而但謂歐陽子也文人可乎哉噫此乎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之記也天歷二年九月甲子

四忠祠在縣治祀宋教授羅開禮明大理丞鄒璉御史魏寃鍾同謝志

武城祠在縣治祀宋進士贈武城伯曾晞顏湖志案舊志[illegible]祀郕國公不知何據考元史文宗朝加封曾參爲郕國宗聖公晞顏雖其苗裔不得襲稱郕國吳文正武城書院記云公晞顏爲宋進士以子德裕貴元贈武城伯今據此改正

五忠祠在北坊考棚左祀元江西行省參政劉鶚帥府經歷劉暹縣尉陳無咎宜春教諭冉述明監察御史鄒樸縣志

一峯祠祀明羅倫明知縣吳期炤建在下西坊報恩寺

右謝志　縣志吳期炤記先生舊有書院創自督學邵公蓋陳組豆以祀先生者先生入仕之初南陽李相有奪情起復之事先生憂之草狀植綱常疏奏一時直聲聞天下成稱有關世教云越百餘年而故相江陵公亦欲爲奪制之舉人有借先生之言當之者不勝忿忿大慹謂天下凡創立書院所稱道學名流皆近儒廟子不足與計天下事命所司撤先生之祠毀之及今父幾二十年所矣嗚呼可毀者先生之祠而不可毀者先生之言尤不可毀者人心好德之公臘百世而常在也先生之言言曰孝[illegible]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

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歟矣中
華而非此則四爽矣鏤讓千餘言皆刺心破骨之語胡
斯人之徒祇以樂名科論之故而失天經地義之常不
思食稻衣錦之不安而甘爲爵歟四夷而不知恥也雖
然先生與人爲善之心人翁未之諒也嵩其侯泰之時
惟冀天子鬚之相臣逝之上下安於禮制之中爲愉快
爾稚其不能而使天下後世之人但知蔬者之是甚非
先生之心也及毀先生之祠又使令日之人莫不言設
者之非是又非先生之所欲也何也先生有青天白日
之心無形嶽爾我之隔暴人之短以自高其名先生之
心不如是也觀其辭堂饌之金則曰堂金不可以賄人
亦不可以自用取而澈之百姓可也戒友人路全之派
則曰仕進之始推骨剃髓害及鄉里之人義乎不義乎
儉以用之而以有除者返之鄉里之人可也先生養已
之廉而又欲成人之潔其與人爲善之心大率類此吾
故曰暴人之短以自高其名先生之心不如是也及其
退處金牛洞說者謂其駝毗山木之勝余竊以爲不然
余闇先生引疾而歸將以行流表於鄉族卒也器器之
習不可引翼而善先生不能一則居矣乃結虧金牛日
取先聖之遺經沈潛而探討之思勒成一家之言以紹
先知而詔後學措其殁後未有以是表章之者故遂泯
沃而無傳也況金牛尚山深處非有佳勝可以娛賞印
使有之亦淤泉枕石名之所棲而豈有心天下者之樂
處戕說者又謂先生氣節高天下乃研磨義理之功或

少遜焉噫是果折衷之定論邪余愚惰未獲聞道奚敢置一喙以論往哲獨稽先生著作之存如五經疏義亦說齣綵而生毛之矣且其出處進退辭受語默無一詭於聖賢矩矱自非真知力踐深於道者何以有此蓋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萬世而下仰泰山巖巖氣象不曰得於居仁由義者多乎若先生者真聖賢之徒也余為永豐令之二年乃再構先生之祠為堂為寢為館舍既落其成遂聚此邦之彥考道而問業焉庶幾景慕前修其砥範行先生與人為善之心或在茲歟尚曰崇棟宇以修觀望是世於之所以存先生者嗟嗟以是存之斯存猶設矣是為重搏先生之心余小子亦與有各焉

聶貞義祠祀明贈少保聶豹在考棚右謝志縣志

褒義祠在文湖明嘉靖閒總督胡松檄建祀明田心義士吳雍八吳瑩三縣志

昭忠祠祀謝超鳳聶正興李向榮胡彪高彪陳略徐吉諸人嘉慶閒剿湖北教匪陣亡奉

詔予䘏銀並祀昭忠祠縣志

新四忠祠在西坊祀知縣瑞琳縣丞萬慶章巡檢路秉中都司蕭德祿同治四年建府志
壯武祠祀贈內閣學士湖北記名道加按察使王鑫一作鑫同治元年建府志
褒節祠在城西祀節孝解心劉妻張氏元姊謝志
節孝祠在聶貞襄祠右謝志以上永豐
安福縣社稷壇在縣南二里舊在縣西南一里明洪武七年徙今所謝志刪
先農壇在南門外謝志
神祇壇在縣南二里謝志
厲壇在縣北二里謝志
關帝廟在治南舊在北門外乾隆間重修同治五年移

建縣署右謝志府志

文昌廟在縣學左府志

城隍廟在縣西百步明知縣趙徽修

國朝康熙乾隆間先後重修咸豐五年燬於寇同治二年

知縣殷禮復建謝志府志明劉珠記今天下有司得兼致祀事不為詔惟先聖賢山川社稷與城隍之神爾然社稷山川皆位乎庶歲不過再享其巍然正席而廟處月朔望須上致度則惟城隍與先聖賢先聖賢教導萬世通四海城隍衆顯常時及一師為道有常典所被有廣狹然先聖賢班教綱非欲人歸善去不善而城隍能禍福善不善惟其均欲者也劫有並於國家有功於生民故並加禮歟聖創偃化典品命我安福縣城隍為顯佑伯於爵既崇於既賓意廟故在縣治之西百步完而復圮久弗逮修覆營毀乎雨風不蔵頃隳從通人畜趨使庭枝蘄而無禁祠禍遷廡有常祀事修不以時神不康處人莫捍其患水樂中前兵馬指揮天台趙敏學林來知縣事能任去敢就完舊己責勅躬速歲材其有蕆力量無楚乃進者者俾數督丁但厥中寢無易藉頁其役為蘇室其前為麥廊又其前為閣門其東西為廡成以更新覆墁堅而風雨拙於外坦

扃固而人謂不得過其中槐柏樹庭而日茂鎮簇設廟以不遷推醴以時而上薦神用歆享無作瘥札而人以政甯邑里歌曰昔公未來神往祠額致我民災今公在政神乃有定民實蒙變我顯我公主此廟宮靡有攸終永綏我耆莝蓋公嘗新學宮大先聖賢廟然後勤茲工起民頌於序無失有足書者初廟之壞故碑徙於勢家毀識文字畏不敢處納之學宮學宮不有復入於廟人以爲神感所回至是耆耋請砥以刻誥命幷廟興替之由珠故得專筆書之

東嶽廟在治東秀峯下今移治西縣志

許真君廟在城北道光乙酉年建縣志

韓將軍廟在縣北祀漢韓千秋謝志

劉公廟唐寶應閒縣令劉像有惠政民感之立廟祀焉府志 明王德新記唐肅宗時劉公爲安福令公諱倧字孜震撫愛民民訟德熏心而有畏盟之思已入爲兵部職方員外所征蔡而會元濟雖裴晉公之王畦而公實參佐於是擢頴州團練使畫奇策吐番帝嘉之功封益圖公進爵廣平王薨敕賜興祚王葬蠻湖白馬峯今其裔綦目錄云邑之祠祀也入國朝猶昔嘉靖閒有利

其址毀爲私室祠更徙數數父老子弟津津僞復力勿遠司理潔吾朱公有慨於中於戌成刑金谿其佃書復之萊眾媼工鼎疑大堂則乙亥孟冬月初六日也前爲大門學其濟頃嬪然廟親繼新矣嗟嗟神力爰其靈亡何川理公游諸士若黃國相歐陽一敢薦鳴和黃園棟毛賦貿謀之司理弟仲章氏曰祠常有以垂不柯爰詒草虛乃不伎一言不伎有愈而費日異哉劉公之感人心惡於今而不志也是豈其威靈赫爽震標聽勝故如是則以者神之流注於有唐恭恭乎爲若赤闕來類其隱喪非人所能寢不然其闕之豪傑無跡而若茲土若勒包來而祀名宵者尚矣有挾伎僞以徽釋與而爲華要之囂矣名僞嫣然矣習史之行其與日悼焉來令而不見德久而湛設無閉則其故可想也安得于百年如劉公猶鑿然臨之人其堂而肅然起敬也邪孝康羅有一聽因余田城語余曰我邑之光復神祠祀而得問民依於神民之依於嘗弟也子之言行人揚然有道想焉即震神且欣然日爾邑之香煙我也我寶懼禮夫與之若神明者酣以從非則我窮年伐檀之變來歌也吾見其神人胥悅而拜子之賜是祠蓋朱司理謙作廟倡之諸士民歸載之弟是役則朱仲章歐陽昌習士宏

田刺史廟祀唐刺史田陽縣志

聖君廟在治東祀宋令孔頁輔縣志

水府廟在北門外縣志

蟠藤古廟在治南天臺山西縣志

宋王庭珪記出縣南十五里而西行又十里許林壑幽險溪水出孤源西山當洞口水抱山饒溪上古木合抱而巨藤蒼然若龍蛇起立而狀極怪魄下逆而屏蟠皆數百年物也每風雨至林木震動水百相持觀者毛髮盡寒震悍不能久立相傳以爲龍神之所家宅枝水旱疾疫凡有求禱昔常若有應焉紹興十五年五月不雨六月不雨苗將槁矣編禱郡祀弗獲縣穿向公披地圖訪耆老咸言西山之靈乃率僚佐以往禱神所居蟠藤之上三峯峻峙鄉落所謂三峯蟠藤之神氣景陰森崖壁怪偉使人慄然既祇飾祀事有雲出於峯頂須臾蔽日隨軒而歸衆咸異焉日暮人雨明日又雨是歲大稔繫神之力向公具其事乞封爵於朝且川者老言數十百年以來日祝靈異殆未可悉數中更喪亂猾卒四出巨盜在境神示劇產雨霆之變又出蜂前自怪之物卒退走之其事說異或者疑焉然皆近時事者老自觀人皆詳言也夫山川皆有神司之而能出變怪興雲雨澤及萬民此固宜有祀典蒙休顯而力誥未獲若乃神之盛德實不係封爵之有無論神而論封爵舊論人物而問官爵蓋大官大賦豈其盡澤斯民神亦猶是地

大忠祠在縣治明嘉靖間詔祀宋太學生王炎午謝志

五忠祠在城内祀明李時勉劉球鄒守益劉臺傅應禎府志

趙令祠在治南祀明永樂間知縣趙學成謝志

劉忠愍祠在治北天順間建祀明賜翰林學士劉球一在里第左一在縣治後謝志府志徐有貞記英宗時有侍講之臣曰安成劉球以忠諫死後七年朝廷始用言者贈其官翰林學士賜謚忠愍遣吉安郡守諭祭其家守臣與學官因以義請列於祠祀祠有三一在劉氏里第之左一在邑治之後特祀公一在郡中以公與宋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周必大楊萬里文天祥諸忠賢配至是公之子參政鉞憲副釪以書來曰惟先忠愍公平生相知之謀者今惟執事在惟是祠事敢以屬之執事執事其必成之有貞受書而嘆曰嗚呼君臣以義合者也而時有不合焉則必不義之爲閒耳開於不義必由奸宄夫奸宄之盡君心而亂國政也必先兆斥忠直之臣隔絕諫諍之路然後得以竊持主柄移易國論莫敢誰何天地由是閉賢人由是隱其不得隱而仕當其時者有死與逐而已遂使聖明

之朝無悲言之休有詩言之咎可勝惜哉當正統中太
皇太后既崩而先振用事皇帝富於春秋方鋭意有爲
而振蠱之二三大臣受遺輔政者或畏而論焉公獨嘗
掩腕歎息欲起而救之振將始爲麓川之舉公上疏詰
綏南征不從末幾自雷震奉天殿聘吻部求直言公乃
發擠陳十事帝切覽而嘉之下羣臣謙振以公勸上親
攻務有橫不下移語衛之乃陰使其竊司禁儒者因事
搆誣奏逮公頭號之獄自是政柄遂下移振手俯閣儒
臣之員者悉道屏斥其不良者乃以奸究比而微進八
陛九列多其從人或父事之翁獨之蓋催知有振而不
知有朝廷所以救己已之變究振之族蹤已誅發而迄
令土氣其錮杳杳焉末之奮也帝初後位臣有貞常論
及公之事褒表爲之懼然歸振之將念公之忠方將加
恐竈焉而亦貞亦被習石所搆以遂而或乃懲遂究徒
汛公之贊而物以褒振國論由是又滿可勝惜哉蓋公
姓關欲述詣總而尤深於春秋天下之言春欣者多師
之匪但之志將被殺焉驅今而還之古不特忠諫之臣
有貞初與進七梢公筮仕在儀曹已爲知己及人朐林
爲同官啻同修宜宗貿錄又同修太常竟書於僚友中
爲特厚故公之彼狀而有貞之見忌於究嶽特其又以
先有封事與公之言合也援尤欲中之至檢封事中有
北所宜言懇焉賴帝之明以兒問當爲詞以哀公衡行
而運之及茲北還域不自意及後得乘爭記公之剩覬
不辭讓投派而書之以明殺公者振非先齊本款及振

族之誅亦足以爲奸宄之戒者直筆不文庶存其實於天下後世云爾天下後世之人其尚有所懲而鑒於斯乎　鄒守益記

兩谿劉公以侍講疏十事首勤聖學以正君德終修武備以防外患上悅之下羣臣議會瑞王竟振怒其侵己曠奸竊馬順謫以事下獄公厲聲憤罵竟支解其措天下大夫士悲之忠祟無敢言者會階布衣成器爲文哭於龍亡名曰祭忠毫末發朝廷族振家而舉臣竟擊順於廷其黨咸棄市始賜公約林學士謚忠愍遣守臣諭祭於家後祀於吉安忠節祠位次文忠烈下而公之子釬及鐵市地邑治之北以側事祠當道好德者遜其祠曰旌忠坊曰大忠祠符孫親發次名公所作名曰忠愍事蹟而綱登諸梓元孫麻猶以祀典木舉於發祭非備也供祁邑諸生請於中丞汪公致錄杜史沉公歲撤邑合孝君一瞻議於存秋縣官葺儒學師生茲孫祠下責令守祠人劉文璀等請田以修祠會新尹擠君興至惠司教張君天致阮行相繼君拙肅然協學祀典徵詎於益益雲聞幽明之故矣出於華義則至大至關若然常存軋磨日月噬吸陰陽磊磊落落如龍變而鳳翥命之曰昭明昭明故其神不亡出於不衰則人非鬼貴氣蘊蟾蓐將蛹縮而蛹伏命之曰謳舒淫舒故其鬼不神昔古先聖哲緝熙敬止雍雍肅肅亦臨亦保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故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次則忠臣義士精采琳奕震薄發天符合地貞焄蒿悽愴如將見之故曰任羽人於丹邸

與泰初而爲鄰其在睢陽效忠天寶厲鬼殺賊若持左券豈聚氣數適合其昭明使然也迹忠愍之素履磨湼以古人自期睦於家孚於鄉誘迪於後進啟沃於經筵積介於蜀府先見於龔川所謂集義養氣要非一死以爲烈者故馬順之于恙驚奸逆逆黨稷魄纔素新兒祀睢陽尤烜著而百餘年來搢紳大夫士曰道德曰氣節曰行誼曰文章合辭愛慕若哀其父兒親戚而道出祠下府不聯戀歡戲慨然有神遊八極之想屈子所謂超撫爲而鄰泰初其果謠誕不經也邪凡百君子黎往燭來可以思齊可以自省可以憤然得師矣昔韓昌黎於甄氏父子事以濟之節不屈而遂能刻身以標白其先俱行應史法以勸善若忠愍公所遺祝濟尤搖而參政針當馬順之誅手刃其心以復父讐憲使鈹誓不與權奸同朝權奸誅始仕而參議鐵及大尹絢惓惓表揚忠蹟徹天下耳目至於恩州祚力舉祀典老而不倦祀遂復奕葉有光焉於法皆案連得書以爲世濟其美者勸

李忠文祠在縣治明提學李齡建祀祭酒李時勉一在君第左齡檄知縣李會建一在城隍廟右正德間王世俊等呈請御史唐龍建謝志 府志 彭時記自古宏才碩德之士負人望之重者志不大展於當時名必益彰於後世何也用不究其才而天下共惜之惜之不已至形於言暴諸事則其名在世

愈久而愈彰其樂過於得志一時者遠矣吾安成古鄉李先生負天下重望而官終於祭酒識者蓋深惜焉故其卒也倘德君子交章請行褒恤最後巡撫江西有愈部御史韓公列其功行以請乃得諡爲文毅當是時有司巳崇祀於學宮矣令提學僉憲潮陽李公齡後命建祠其家蓋先生清德正學追擬古人方其爲翰林傳講化感太宗文皇帝作養之恩諸遵薦政十五事言其切直下獄論年乃辟扁皇改元又像十東上之皆人所下敢言者錄是激怒蒙表命以金瓜撰之於延下死陛監察御史凡三日哀復三上遂下獄宣宗皇帝闕位出於獄親鞫之嘉其志仍釋禹傳讀日是忠直之名襲天下難庸人孺子皆知尊而慕之正統中自學士爲祭酒當圖學政教弛敏之條慨然以成孰賢才爲巳任脈係約勤課試程才敎進一以至公而販貧藥疾恩意尤篤故教化行而人心樂從其出而取高科要途者累累相繼於是天下皆爾先生之教恩養衆盡眞一世之師表也既老慾乞休致家居而憂國愛君先生忠敎之氣沒嵩不衰有如此嗚呼先生不獨忠誠義氣爲世所稱至其仁厚之心廉潔正直之行道達宏偉之才一世名公鉅卿亦無不操高而下之然獨不得節列於公鄉以大其用以沛其擇於天下立乎人望不概而惜之深仰之至如此也斂慕公嘗爲國子師爲知先生爲祥故景仰愛慕尤切而遂欲因以乘教來學此專祠所以建然祠在先生所居之左右門有庶不奢不儉實邑令哉嚴

李君會經營以成之其成也司訓桐廬姚君稷以書屬
時詔嗚呼二三君子倦倦於先生如此非尚德好義之
尤者歟時念先生家食時與先祖交莫逆父叔輩皆發
學焉其教國子也時亦執經在諸生後於先生道德文
章之實耳熟而日詩此不能悉著謀著其擒以初其子
孫與邑之求學俾相為勉慕興烜以追芳獨於萬一庶
無負領處公之教云 鄒守益記古之君子教然自任
以天下為也之重故理義為準繼舉利書生死不足以
奢之然後德成名立赫赫乎揭日月而震風雲也後之
君子忽近功習小利敗損其身以殉一時之好若春食
夏卉非不快祀恭也而浜濟乘之奕有志於自發者可
不愼所立乎皆吉以忠義名天下自歐陽文忠公以至
信圖文公皆所謂位禄常之重而浩然於大地開者國
稱以求忠文李公傚然以吉人自則涉縣宗險九死不
悔長議貴難於漢延廣平正色於思助亢複遺愛於大
學疏氏辭榮於少傳舉崇公之一身公歿蘇然組豆於
數君于之開大下無異詞嗚呼可謂一代之人哀矣正
德乙玄某與王登世文言於于尹娃視忠愍故事尊祠
公於城堅之名而未果後六年辛已卒生王世後請於
唐杜史能為前尤變鵠工程事始克成之發奔有楚神
明如在而彼探特之鬼觀公之堂樹伏階下將合悲而
不容矣然則及其齒髮之尚存而不思揚然自餘以有
天形而無添所生其亦傢可哀哉乃為迎享送祠之祭
以貽公之曾孫朝聘公俯默之其有以祀我邦人乎辭

曰新宮兮殖殖籩豆兮有秩笙鼓喧兮東方敞公之來兮如雲百靈衛兮金甲屯懷故邦兮神欣欣欣欣兮故邦招忠魂兮翱翔夕吸梅碧兮朝飲東陽神之惠兮穰穰挽天河兮洗下方誅螟螣兮長養鸞凰千秋報祀兮恩無疆

廉節祠在城東隅祀明邑人南雄知府劉實正德間都御史孫燧建謝志縣志

鄒文莊祠在縣學左祀明贈禮部侍郎鄒守益嘉靖間建謝志府志

劉三五祠祀明御史劉陽一在三峯里人公建一在城南門人傅應禎等建謝志府志

劉毅思祠在城南祀明御史劉臺府志

王塘南祠在城東祀明參政王時槐舊講學之地謝志

劉瀘瀟祠在城南門人建祀明禮部主事劉元卿謝志

傅忠諫祠在城東祀明贈大理少卿傅應禎謝志

鄒宮洗祠在城南祀明洗馬鄒德溥謝府志

劉洞初祠在城南祀明贈太僕卿劉鐸謝志

鄒瀘水祠在城東祀明御史鄒德泳謝志

三惠祠在忠義祠後祀明知縣倪棟俞則全

國朝知縣焦榮同治六年重修縣志

襃忠祠在城北明成化間奉詔建祀御史伍驥縣志

忠義祠在東門內祀咸豐閒殉難紳民五百餘人同治三年建府志

節孝祠在學外大街謝志

以上安福

龍泉縣社稷壇在縣北二里宋在水南長慶坊元遷西莊明洪武七年知縣彭益移建今所謝府志

先農壇在東關外雍正四年建謝府志

神祇壇在縣南二里舊在治西南正覺寺西明洪武七年移建今所謝府志

厲壇在北門外社稷壇西明洪武七年知縣彭益建謝志府志

關帝廟在城隍廟左康熙十八年游擊顏斌捐建咸豐六年燬於寇同治間紳耆集資修復謝府志

文昌廟舊在南門外宋淳祐間縣令何萬選建尋廢明成化間邑人項所臨重建明末寇燬

國朝康熙間知縣趙世麟修復道光二十六年移建古資福寺左咸豐六年燬同治五年邑紳集資重建府志

城隍廟在五廂宋天聖八年建明洪武間知縣高德賢

重建

國朝雍正八年邑人梁勳倡修咸豐六年燬八年修葺同治十年重建謝志鹿因山川之險始築城邑以居城者成也府志宋蔣概記粵昔黃帝伐涿

一成不可毀也內曰城外曰隍易曰城復於隍所由來久矣城隍之神始於何時無可稽考又為之立廟所祀何也自秦毒天下列國紛亂而鬼神之主英精怪質主宰失次其或山冢崒崩川谷沸裂道隱乎邪德毀乎幽藏變作災風雨愆期為物不振黎民受殃怵乎懼乎而有揆乎坤輿之負者備淪海之缺陷君大道而不屈運元德於無窮出理陰陽而靈耀決平寰謳功施濟平動植善壽惡殃其司人禍福若有權衡畏量焉孕駭而驚怖遂相率而祠之曰此佑閩福民郡邑中之守土者所當祀也無以名之名之曰城隍所謂允茂其績神以義起者乎祀典雖不見於禮經與社稷壇壝而并重於邦國凡祭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必舉而為祀享祀典維虔歲時別望司牧率屬必躬親禱祈今我朝經國之制典神天而封錫宇內凡作其高深者咸神以秩之綏廟肇興今擇地建立以欽崇其明禋予不能卻里人之請於是乎書

龍神廟在城西道光三年知縣文海倡建府志

旗纛廟在治西北明洪武間建

國朝咸豐六年燬同治元年重建府志

黃田廟在三廟相傳卽三閭大夫屈原昔有黃田二姓同居於此以五月競渡祀神故名乾隆五十九年修建

咸豐六年燬十年重建府志

許眞君廟在銀山下長隄右江畔明崇禎十年邑人郭維經建府志

郭令公廟在縣東十五里光化鄉張邨宋崇甯間建祀唐郭子儀府志

康王廟在水南長慶坊祀宋康保裔咸豐六年燬同治元年重建府志

顯濟廟在三十都唐天祐中邑有龔姓兄弟七人俱以

孝友聞兄墮水諸弟救之俱溺死立廟祀之一在縣西北馮含墩一在縣西田捨宋開禧元年賜額靈濟謝志府志

昭靈王廟在縣東五里王郝卽今玉皇祠宋治平閒建祀秦石固南唐封爲昭靈宋嘉祐閒賜額顯慶元加王號

國朝咸豐六年燬同治閒修葺府志

昭濟廟在縣東白泥距城五十里宋宣和閒邑人蕭序辰任本路漕事請於朝賜今額府志

梓公廟在獄禁前祀知縣趙世麟府志

東嶽行祠在北門金山下雍正九年建乾隆閒燬於火知縣龔珠重修府志

西嶽行祠在縣西四十里義嶺府志

仰山平惠祠一在縣南門外今城基祠一在縣東下湖

一在舊學皇覺寺西偏 府志

岳忠武祠在一里馬軍墩岡上祀宋少保岳飛因征彭

友在此立營今改爲庵 府志

義勇祠在銀山塔前卽今接官亭側祀明陳瑄蔣宏佩

三十餘人 府志 明梁朝宗記龍泉古左府邑也接郴衡而引虔猾寄除惡少出沒之地歲登則自食其力歉則嘯聚不逞之徒大肆劫掠刈人如草菅今正德己巳秋八月六日長驅入寇環百里內震驚失措編氓遯荒最其焚剽者十六七圍城三晝夜幾登邑長遺千金賄之乃免庚午開歲十有二日前寇復熾四民汗駭奪氣視昔尤甚守土者計不知所從出雖閉關自備而已十八都有蔣玄佩弟宏王從姪思紹思變皆泉之雄萃於一門合謀吾族梁潛弟梁洪亦膂力絕倫者日強寇深入虔劉我人非親族亦鄉邦也吾其忍諸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乃提兵何往當之義聲既倡一時慕義好男之士雲合響應若劉萬良留集義智元昌切仲廣周送義郭存尚王遜王魁劉榮恩暨順慶永安王安家等名奮揮白刃勠力同心對壘於縣南四里許正覺

僭櫨之後我眾蜂擁犄角之勢殲厥渠魁既相持自朝至於日中民官兵之援不至將若諸人謁力致命賊贖履蠶發賊幾半梟厥首以銜於眾賊懼夜逸境內以安四民咸喜日莫予毒也已出榦戾而就社席諸君之力也大自曳厥元以活數萬生蜑之命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烈焉吁義矣哉念諸君大有諸於泉人終不可撫紀也浩歎一曲壯而悲之別饗災捐患在祭法所當祀者誰其祀之匪私諸人爲世道慮忠義勸也

宋四先生祠祀郭知章郭孝友孫逢吉孫棨明洪武三

年知縣高德賢建府志　高德賢記泉為吉州偏邑扼郡衡而嵯石旂華峰天馬拱峙於東南遂水雙江台壁於西北山川秀麗人物繁昌意必有高人俊偉挺生於其間吾於宋得四人焉一曰郭知章字明叔治平進士歲歷州邑入為殿中侍御史遷有司諫立朝風範端凝奏疏原本經學所言皆關朝廷大體數嶄必之奸不避權路契丹遣使為夏人勸和河四事門娟卓祐聘詞婉而氣直官至刑部尚書遷顯謨閣大學士至元祐名人蘊落職春祠卒議文毅一曰郭孝友字次仲文毅公從孫正和進士任國子監司業時祭宗再相孝玄回奏對燕雲事宮閩有不說者計論瑞余褒湜黏淅廣東西路刑獄捐駱從躬親按懇負歐守合幼恭不行累官工部侍郎秦榆與余人約利延議多不合揄以孝友同舍生冀其附已孝友以為議和本非至計

愉不懌曰次仲亦爾邪乃上疏乞休尋以敷文閣待制致仕一日孫逢吉字從之隆興進士知萍鄉縣事以治最閏除國子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遷祕書郎紹興二年春二月詔求直言疏八事皆中時弊擢為右正言纔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朱晦菴在經筵上怒落職逢吉充講筵取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代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時韓侂胄專隱逢吉獨立不阿一日冠從乘執宮侂胄至逢吉不揖而去會部中舍吏密報傲人王拾除閣嚴逢吉慟哭廷階抗疏力爭之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州步祠提舉江州太平宮卒諡獻簡一日孫桌字寶甫獻簡後文山天祥長妹夫也天祥起兵檄桌招忠義補宜教郎帶行監告院知吉州龍泉縣事景炎丁丑人耐捕兵出贛里人本桌復龍泉北軍來攻扑守不下亦爲叛者所附執于隆興殺之天祥北繫獄集杜詩曰故人有孫宰義均骨肉地迪爲黃土叢揮于灑哀淚此四君子秉天地山嶽之正氣二綱九常賴以維持不墜泉之都人士大夫與不翕然宗之古之有道有德者不仕於國人亦祀於鄉四公泉人也不可以不祀于是以創四先生祠於學宮之東編立主祭享使百世下聞風而不親炙者猶然有所感發俾泉之高人後偉接踵而生無有終極爲役成欣喜援筆而爲之記

趙公祠在東門外龍頭里祀宋縣令趙迪之 府志

昭忠祠在文昌宮左府志

節孝祠在縣署西上謝志以上龍泉

萬安縣社稷壇在縣北一里明洪武七年知縣馮勝建

宏治四年知縣郭英移建西門

國朝雍正十年知縣王美昌改建北門外謝志縣志

先農壇在城外石橋地雍正六年知縣蘇習禮建謝志縣志

神祇壇在南門教場旁明洪武七年知縣馮勝建謝志府志

厲壇在縣治北明洪武七年知縣馮勝建謝志府志

關帝廟在縣右明洪武元年知縣孟孔昭建

國朝咸豐六年燬於寇重修謝志府志縣志

文昌廟在城北舊在學宮乾隆四十九年移建北郭嘉慶二十一年增建咸豐六年燬邑紳陳篤周修復府志縣志

城隍廟在縣西明洪武三年知縣葉鼎縣志作馮勝建國朝順治間知縣曹鳴鑾康熙間知縣胡樞增建咸豐六年燬知縣丁日昌修復湖志府志

龍神廟在縣南大符廟左今廢府志

金龍四大王廟在縣南六十里康熙元年建縣志

郭將軍廟唐末人名未詳歿於戰陣民至今祀之府志

羅將軍廟在射州唐時建府志

大廖廟在大廖灘上祀河神府志

萬壽宮在芙蓉門內祀晉許遜嘉慶五年建咸豐六年

燬知縣周之鏞修復府志

舜祠在韶口世傳虞舜南巡於此嘗奏九成之樂後人名其水曰韶水山曰韶山宋寶祐景定閒僧了敬建買田以奉祭祀謝志一日揭焉以舜祠興難邈平稱矣然能使

劉辰翁記大州僻邑深山小寺而周旋博雅之士爲之篇首而遐思汎溫遊爲之人爲之婁裒而忘儁亦其所立有在嘗情之表者則賢祐景定閒僧了欲之爲也方祠未成記先具鄉者衣持節不具處閒焉見其盡堵具山爲讀書崇雖嘉其有志若萬言者又久之堂成祠成祠成而敬去主龍須其徒慈意者自卯山歸嗣敬嗣敬之十五年而買田豈百係石介是二百敬來求田記刻寺俾有考子笑日皆節世則安得下使來者笑人無能何昔舜之祠者成之難而今之寺田者獲之易也則亦有閒舜祠之風者也加將爲爲并舜祠記之邪則史者以爲無謂也不并爾舜祠記之又來有知夫無詞之謂也寺在韶山山之下爲韶江江韶山甲韶濩雖俚說志諺自儒者言之無一可君在彼教中古布王亦猶幻耳悟則舜在州琴不悟則阱方乃死谷以韶山見舜事舜如吾師然鄉人士之爲我來者如鄰侯書堂如李氏山房小大大之過其下者如學者梧登北疑要亦何以大相過荒濱紹遷詭爲異閭隱爲游

觀遊者如有所慕因徘徊久之而又有感焉向之旧者
始由是而積矣人有常言日知自孰知田之自舜又孰
知日用飲食父子兄弟無一之非舜哉斯民與瑞無重
華故至此今夫山田二百井田之世不足當上農夫二
人之食然亦有甚難者今夫耕者或不得食販夫夜作
旦而市或不售則不食彼深山大眾不耕不售而不缺
食不惟不缺復有餘而田者積焉今夫望施於人難矣
有得有不得焉再而竭三而修或不得謝則怨而施之
佛者即甚厚如梁蕭氏以其岡則小果然施者常不悔
也不惟不悔益腆而田者積焉彼豈皆能一生死齊得
喪道隆行顯且偕貧有力至此哉灑其迂闊則又若舜
祠若肩豈非心病眉目後有在福田之外莫之致而至
而好德者遠矣山無窮田無窮百年千年速所陌始此
夫舜祠皆理之所不當有而佛之所無用也而有有之
而不事事之而猶無益而二僧以此為無窮月以此不
朽時乎昔者薦安永禍何至此後舜祠二十三年七月

漢帝祠在龍潭祀漢高祖莫詳始末明嘉靖間陳文藹
重修志謝

宋丞祠在泮街祀縣丞劉功甫志謝

表忠祠在城南祀明大理卿彭與明道光二十六年移

建橫街縣志

疏源祠在剡溪西祀明工部主事匡思堯嘉靖十五年建府志

劉端毅祠在城內祀明贈刑部尚書劉玉謝志

懷德祠在城內祀明令桑翹虞守愚萬歷間知縣王愼德建謝志

烈孝祠在縣北祀明孝子郭靜萬歷初敕建謝志

崇義祠在城北文昌宮左咸豐六年燬同治十年修復府志

節孝祠在東門外謝志以上萬安

永新縣社稷壇在縣西三里雍正十年建謝志縣志

先農壇在北門外雍正五年建謝志縣志

神祇壇在治東南一里謝志

厲壇在治北二里謝志

關帝廟在城西武濟橋一在城東街咸豐五年均燬於寇東廟知縣周祖芘韓懿章先後修葺西廟同治十一年都司賴永福重建謝府志

城隍廟在縣西北隅明洪武間建

國朝咸豐五年燬重建謝府志

昭應廟在縣北一名臨池章王廟南唐保大間著靈城濠上賜今額謝志

靈濟廟在縣南神李唐屬籍兄弟以義烈鬬死宋嘉定間峒寇犯邑近廟聞鐵馬聲懼而潛退事聞賜今額謝志

馬頰廟在縣東四十里祀水神明隆慶間縣丞應本泉

捐修府志

尹臺記馬頰廟不知建自何時其地據邑東峽口兩岸青山相對石壁側立深林蔽虧怪石碁置若萬馬之怒鬭飛流突出其中與石相激如雷鳴舟上下過者往往欲側百折而下舟人戰捽失色安危須臾閒耳以此行者賽神至與黃牛廟比盛而通邑歲漕數萬斛其幸達二京者皆神之賜也廟以故稱靈顯云邑少尹承康應君本泉嘆茲廟弗治撤新之不敢月工成請余記余惟治民事神吏政之大者應君深如所以治民矣豈事神與之異道乎哉在祭法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致怪物皆曰神其有功利及民固祀事所不遺焉者茲廟非其族也邪而使禱所無所於祇饗獻逆而郡展甚非所以稱民之悅報也應君茲舉可不謂識史政先要乎余故記其卒始以示於後隆慶辛未春月

香城廟在治西祀漢召信臣先嘗守零陵過香城有功境內故祀之縣志

鄂王廟在西街祀宋岳飛縣志

四賢祠在縣治祀唐姚崇宋劉沆明劉定之尹臺通志

忠孝義烈祠在治東祀唐忠臣賀泰宋左舉彭震龍張

屐翁蕭肅夫元賀仲英姚正叔唐孝子張志元湯德明
明左與兒五代義士劉景洪元義士劉瑜劉琚凡十三
人明萬歷五年知縣龔錫爵建後廢改爲大有倉
國朝咸豐五年燬同治六年復於故址建祠並附祀通邑
陣亡殉難諸人謝志 縣志

四相祠舊在治東祀唐姚崇牛僧孺宋劉沆明劉定之
嘉靖間改爲小學萬歷三年知縣龔錫爵復建於東門
內府志

鄱陽侯祠在城北隅祀南唐南平將軍尹濯謝志

文忠烈祠在五都錢市距縣二十五里祀宋文天祥府志

明李賢記三代而下豪傑之士任世道之責者無幾
而所遇有安危之異焉不幸而遇時之危必盡其責而
不負焉斯無愧於天下後世者矣自漢以來能任世道
之責而遭時之危者未有甚於文信公也於戲公於是

時其志愈堅其節愈固瀕於萬死而不死者非貪生也痛宋祚之傾而興復之志必欲酬之而不回也推公之心卽諸葛孔明之心光明俊偉如青天白日況公之才足以有爲奈何天不祚宋公竟就死千載之下忠臣義士讀公之傳未嘗不撫卷而流涕也說者謂公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若公之心惟知君臣之義重初不計其養之何如也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蓋志士不以死生爲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程子曰古人有捐驅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迨公自贊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由是概之則公之就死豈無所見而然哉蓋深有得於聖賢之學者也公於世道之責於是乎爲不負焉豈但無愧於天下後世其有功於名教大矣公死絕後族孫日克綸家於承新之銘市讀書尙義嘗出粟助官賑之朔廷賜敕褒之旌爲義民乃能景仰前烈作祠堂於所居之南揭公遺像以祀之其子廷颯克承先志復肖新祠堂適蒙朝延賜諭忠烈將改題神主求文勒石以示久遠且俾子孫世守而不廢寅文學士劉先生主靜公鄉人也嫡子爲記以發揮之予謂文信公大名光垂宇宙前輩文章鉅公形容贊美殆無餘縕而不斐之文不贅可也辭之弗獲姑述其概以貽之天順三年春月

忠義祠在城南袍陂龍氏建祀宋末龍段吳左張謂顏

劉八姓勤王殉難之人府志

貞節祠在儒學舊阯左祀南唐節婦段母吳媛元彭九萬妻李氏左幻白妻龍氏危元貞妻李氏明江繼文妻劉氏李宗輔妻歐陽氏李惕妻劉氏劉持妻陳氏凡八人明萬歷間知縣龔錫爵請建謝志

譚貞烈祠在舊學阯後有八碑影亭祀宋烈婦譚趙氏明宏治中賜額貞烈知縣烏斯道建嘉靖閒學從知縣馮符移建戟門故阯

國朝康熙間教諭何爲乾捐建學右遊作霖移復故地乾隆間族裔何适等修葺謝志

府志明烏斯道記譚婦死節久未有祠四明烏斯道莅政永新之二年爲洪武十年丁巳五月十有一日爲擇弁宮興文閣西南隅大池上建祠設主以補缺典蓋以婦死而聖人是依今祠而依乎聖人庶以妥其靈焉婦姓趙氏名逸不聞古廬陵之永新人也生有淑質嫁

同里諱氏子年二十有七元至元十三年丙子江南內
附越一家丁丑宋丞相文天祥恢復有書約女弟之婿
彭震龍起兵以是歲七月十有九日兵丙外合發震龍
亦永新人盟同邑張履翁頓思理先一月起與降將劉
樂并樂之禪將蕭明合戰永新而丞相之兵不至遂敗
劃北單突入城城中大亂民成負攜逃逃婿抱所孔子
與男姑倉卒走縣岸聖人殿庭軍遂群至殺人且犯人
妻女不畏忌軍欲犯節婦婦隱日吾畀姑死於汝吾保
身以生且不可況辱身以甥生予固不屈軍怨因併孔
子殺死殿庭中時有屠者避殺前庭桐梁上下祝婦死
事為詳遂傳聞至今逾百有傑成而婦與子之形在與
庭碑上卹細畢具後有守士諧帥信以沙石遇磨或嫂
以烈火試之形影息見於獻嘗趙宋之季鄭延培枯人
物皆以科第進崇皆岸蘇至白首者熟不以忠烈事諱
之驗而貴之深哉及乎版圖失守赫器從焉而向之崇
爵厚蘇者乞降走隱不暇其肯死節者幾何人哉茲以
一婦人能懷慨死節與同都文文山光發相照垂名史
冊豈不垂可纂邪且其生時精氣袁已貫諸金石不可
磨哉況死於聖人之殿庭聚人之發尤表而山之者哉
苔是祠而歲時祀之宜也使風從益有以濕焉　國刻
金對記往余讀宋史識永新譚貞烈殉難學宮血淋滴
入碑作婦抱兒狀磨以石殿以火其迹不滅心與於久
之乾隆十七年奉　　　命典江西試譚生尙述中式
蓋貞烈族裔也謁見時詢以八碣遺迹生具述仍藏禮

毀血痕益加鮮明事閱四代近五百年金銷石裂不可勝數一片熱血瑩然如故正氣之不可漫滅如是哉貞烈死節在元至元十四年祠則始於有明之初時吾浙四明烏君斯道為邑宰雅尚節義為建祠設主以彰幽光賊後郡守張首本請加恤典敕建坊祠賜額貞烈春秋命邑長諳祭所以袁崇者至矣　國朝自邑令趙君作霖改建後生父固彥胄加葺理近漸傾圮生因集諸派謀所以董新之時庠生詔珠鄉飲生浩大學生親光學皋實共贊裘諸族人躡躍梲輸其後為殺堂堂前東西屋各數椽為浴室為祭器所其下復以迴廊祿以圖屏懸所賜額於上詹樹整齊金碧屏缺親裔制亦加壯歷云評氏為邑中望族宋祉將屋時陪數大姓起兵憩文信圖事敗籌于女沈江潭者三千餘人後人名其祠日忠義立祠於其上去茲祠僅里許兩閱正氣所以狀天地植綱常者惟此忠孝節義而諱氏級於一門蛕屹史冊宜其人文尉起歷數百年而不袁也余故因生詁而樂為之記　明尹憲詩二章拜序邑譯婦趙氏事赫赫耀人耳目垂三百年嘗其時海內趙極發鋒碑之流能以烈節著奇蹟者獨婦與嫌縣王婦二人耳抑是時余邑起義勤王以應文信國而羅夷滅者甚入族故烈婦一門斯死靡子道而郡邑掌故卒亡所著截袁哉茲祠犖建於國初令長四明烏侯斯道宏治閒中承錢塊張公本守吾吉時特以闕朝詔賜今祠額春秋致祭成有司莅事其烈益光顯頌廟學既還余謚於前邑長東

吳為侯符言烈婦貲有功先聖師之教烈血影在故禮
毀前楹中不可脉樂失敬盡移祠擴廟戟門故阯令砌
影當其後覆世一亭庶永久無毅埃馮侯是之顧祠位
雖正然其宇提式不甚稱今仁和陳侯至禁飽役之擾
民者獨加意茲祠命工巫夜治之於戲崇風化以振未
俗侯其識政捶之先要哉余訪祠舊刻詩文多無存僅
獲殘錄一戕致侯發述昔今所嘆感者成近律二章附
請正云鼎移誰不污風塵一婦臨危獨殞身生誓丹心
宵負義烈懸碧血與傳神八碑祠廟高天近千例宮牆
儆日新令古烈名聘擬並禾山巔嶺對嶙峋痛哭中原
二百州求南降幟忍包羞勤王八族兵先殘死敗一門
婦可留伏縣貞魂依禮殿江山遺恨漫蹕湫天常未向
中閭絕正氣
吾邪昔所流

節孝祠在學外右咸豐五年寇燬同治五年重建謝志縣志以上承新

永甯縣社稷壇在縣西三里明成化間知縣胡舉遷西

灘頭嶺謝志府志

先農壇在北關外謝志

神祇壇在縣東二里謝志

厲壇在縣北百步明洪武七年知縣韓惟善建謝志縣志

關帝廟在縣治西一里觀音閣右明萬歷間知縣曹良貴建

國朝乾隆八年大水衝圮九年知縣奚成璞倡修五十八年知縣吳詒澧重修府志

文昌廟在學左雍正十年教諭黃光日倡建後改為奎經閣府志

城隍廟在縣東明洪武十二年知縣王宗復建萬歷間至

國朝雍正間先後重修咸豐六年燬於寇九年復建謝志府志

龍神廟在縣西一里灘頭洲明嘉靖二十四年知縣梁爵自嶺口移建府志

元極廟在北門外明嘉靖三十年知縣張節建歲久漸圮

國朝乾隆四十七年知縣沈壁泗修府志

南嶽廟在縣西三里羅陂府志

水府廟在六保迴碧亭明宣德九年建

國朝嘉慶二十五年重修縣志

康王廟在八保橫路距城十里府志

靈澤廟一在縣東街一在西街即永新靈澤廟之神府志

忠義廟在五保老城下府志

劉王祠在永甯濱江磐石上祀漢高祖莫詳始末明嘉

靖間鄉賓尹文嵩等重修謝府志

蜀先主行祠在漿山里人有劉姓者商於成都因家焉後子孫歸遂奉祀旱禱輒應謝志

興祚王行祠在縣東三十里九保鶯嶺上府志

水土神祠在羅陂口巨石上典史石彬爲修陂塘而立府志

楓仙祠在六保城邊山嶺中後移本山水口府志

節孝祠在學外右謝志上永甯以

蓮花廳社稷壇在廳西鄉六慕郡乾隆十年建府志

先農壇在六慕郡乾隆十年建府志

神祇壇在六慕郡乾隆十年建府志

厲壇在廳西隅承天坪府志

關帝廟在治西乾隆九年同知黃增歷建道光十四年同知程國觀移建學宮右府志

文昌廟在考棚後嘉慶十五年建府志

城隍廟在治西乾隆二十二年同知張蘭建咸豐閒遂燬同治五年同知張樹焰重建府志

龍神廟在中洲乾隆二十六年同知敏文建府志

四賢祠在上西鄉書堂都明萬歷時劉瀘瀟建廳志

劉聘君瀘瀟先生祠在上西鄉南溪都廳志

節孝祠在學關門左乾隆二十四年建廳志以上蓮花廳